朝野輯要

十二

祖朝下

孝宗朝

朝野輯録卷之十九

仁祖大王下

甲申春二月清入寇中国初山海関守将呉三桂引清兵逐流賊李自成清遂入陥 皇京皇帝登煤山壽皇亭自縊崩謚毅宗烈皇帝清謚懐宗端皇帝奉神主于帝王廟福王即位于南京年號弘光乙酉出奔被執遇害謚赧皇帝唐王聿鍵即位于福州號隆武丙戌出奔又遇害又一説神宗孫桂王由榔即位號永暦未幾諸臣擁立隆武弟聿鐭監国号紹武庚寅 永暦皇帝爲北軍所逼奔南寧○金孝誠聞 皇明亡庠臣書曰宜有縞素之擧以寓思漢之心雖無北柾朝廷必有南渡君臣事雖不行聞者韙之 台溪河溍文集曰丁亥七月初七日唐船一隻漂

到栗浦問中國消息答曰北京陷後福王監國南京號弘光去丙戌五月南
京失守閣老馬士英死之武將鄭芝龍弟芝鳳立隆武帝還都福建
隆武封唐王者也李自成退走陝西而死中國凡十三省九者為清所有隆武
所統只浙江福建廣東廣西而已勝壽福建泉州人今六月往日本漂風到
此倘蒙恩準散泉云云 詩曰去國三千里因滅異域人更深誰共語惟其病
翁親病翁即孔雀一種也其船主徐勝云○孝廟嘗曰 崇禎皇帝事聞
華人外無畋獵之娛內無宴苑囿之樂凡亡國事無一有之終於亡盖由明察
二字不能盡其道也同春年譜曰先生問 上曰皇朝轎駕象清人欲駕轎
則不受駕逸去云信否 上曰此則未聞在北京時見胡人追擊流賊屛來
駕轎象而多中箭者 對曰祿山宴凝碧池象不拜舞亦有此理 上曰流賊

欲上皇帝極殿頭忽痛暈不得上敗走時盡燒宮室只餘武英殿矣
崇禎崩時只有梁姓宦官死節朝臣則無一死豈不可愧對曰渴見南
龍翼所取倭中丹則流賊殞殄皇帝有二臣從死云矣 上曰曾聞殞
殄九王爲之然流賊以四月陷北京胡人之入在於九月似是九王之假藉
其時胡人於午門内執來自稱太子者形容衣服條不忍見使 皇朝
内官審視而不能分明詰以闕内語音及殿閣扁牓皆知之將信將疑
未知其後處之如何有德王者親王也城陷時被執又有慶王者未知
属籍近遠而流賊常置軍中胡人得之即以中原戎服衣之待之
頗善不久加胡巾於網巾上衣以胡服終遇害云南京以南有一朱
氏起兵之初先選宮女漢人名爲酒色鬼施爲胡所滅其後福建廣

東峕朱氏福建强廣東弱福建海島中有鄭芝龍者 崇禎時為
海賊胡人招之卽降其子猶在島擁兵不降至癸亞羨之言胡亦無
奈何只覊縻於福建朱氏廣東有張揔兵者兵力頗盛云對曰聞有
隆武皇帝此則起於何處 上曰隆是廣東永曆是福建也有湯銓
者不容於 崇禎時退去涿州降胡為宰相高起潛以寧遠衛太監
崇禎政乱避於南方陳弘範揔登萊水兵今皆歸 永曆之矣今祖皇帝之
宦官稱奴不稱臣所以防患而北京破後內帑之物雖如扇子之微亦刻
其進獻者名曰奴其盖徵切也 對曰 神宗皇帝動天下兵以救我国中國
之疲弊由於此 上曰此亦然矣厥後南征北伐遂至於虛耗 神宗固是
英主晩年荒於酒色羣臣不得見其面内侍因此專權 天啓以後尤無

可為魏忠賢附於客氏得擅朝政客氏者 天啓乳母也 太宗時設
東西廠探外間事輒施刑戮又有倚緹朝臣不如意者輒為肉醬如此
而能爲國乎左菴集曰 大明之亡死義之多前古無比而是時未及聞知故筵
該如此如此 顯宗壬寅忠臣狀啓 永曆皇帝被亡被青衣之辱云 踈齋
雜著曰明末小說之盛行亦一世變也傳作三國演義者病痼而死其誣諸
葛以惟神者亦是受此罪矣至於水滸則形容羣盜猖獗之狀明末流賊
之惑效死標立名稱闖天王之類即梁山伯玉麒麟九紋龍之遺法近聞
清人禁小說云必有所懲而然矣 順治入帝中國聞見錄曰〇崇禎癸
未年間清主汗殂於瀋陽太子幼弱諸王中八王九王等擁強兵人心洶
懼未有底定軍帝之庖衛宮城皆唾掌握劍曰先皇聖人也大統不

帰於吾王之子則吾將為先呈死之萬口一談太子遂立此國清汗能徒
家心之致国俗之淳質亦可覘矣 孝廟在質館親睹其事還後每語於
諸公子云太子即順治帝也○三月王世子與鳳林大君及質臣并皆還自
燕京時清王已入燕京大赦天下 世子大君及質拘宰臣皆還還初 世子
在瀋時清人將西犯寧與従軍到錦州衛 世子所處當其衝欲移
避則清輒禁之趙啓遠在瀋時具草帒數百而行以布盛沙積於前
以草盛水灌其上冱寒成氷以防矢石衆皆服及趙還 世子曰輔德則
帰矣有何策令予帰国啓遠涕泣說鄭命壽曰汝国留我世子不許帰
事有不可知者世子遠在他国跋扈人従中起當此時我 世子不過瀋
中一布衣留之何益命壽惺然未久果許帰之

趙啓遠字子長 人號藥泉龍湖存性子申象村壻李白沙

门人刑判謚忠貞 五子登科偉今晋錫監司龜錫左相師錫吏議

嘉錫應子厚錫武科 尤菴集曰趙判書嘗語平生事亡子晋錫偉

以嘗欲進危言嘗試余々叱曰嗟汝不知我々既不能直道事君又使

汝顧利害乎渠遂言而斥李溵嘉錫有過數杖之而為其王臣也欲

如萬石君不食而老者君飢為難適自 上用軍律決棍天道神明

仍拍掌大笑○行狀公宰水原府中蜜果名国中 上不豫時使中官

求之公曰私獻非人臣事君禮非 朝命不可 上聞之笑曰雖曰君臣

獨無戚聯情事

○牛山安邦俊疏曰 殿下反正後變乱相繼而 殿下自事荒淫安得不

亡乎殿下即位數十年唯所毋一事外其餘踰襲光海之所為不思甚
美燕山失之 中廟得之光海奪之 殿下得之 殿下失之復有如 殿下者得之抱
是我先王之後得失姑不足論也萬一為他人之有數百年 宗社殄享十
餘代子孫滅絶則 殿下非為光海不可得也至於朝臣則各相為黨如
魑魅魍魎悅惚難狀 殿下荒淫朝臣患失可謂明良相遇辛臣死之日
扶臣之眼懸之闕門不出數十年禾黍秀於殿墟麋鹿遊於姑蘇矣
安邦俊順與人號牛山趙憲門人也為其師著抗新編 孝廟朝命
除工曹叅議時年今猶力學不倦
○沈光遠逆謀逆伏誅光遠達源孫視從侄也但徒叅請社位至台閣不學
無識性本狠險聚數不逞謀不軌其子碩、慶諫不得殺碩慶以書出赴

燕光遠以原任兼奇禦使先置腹心壯士於扈衛中乃與廣尹權億謀
將作亂先一日其幕下黃湜李元老等因訓將具仁垕上變告仁垕以事
急未及啓吹角勤兵追捕賊黨光遠率死士數還鋒仁垕亟揮手收傳
十餘人光遠就鞫反形已具棘恨恩為亂懷恩賜死權億等諸賊伏
法錄曰光遠伏法後其軍校盡屬具綾川仁垕幕下其公以某甲嘗為
光遠親切不許隨衆偕謁一日武官閱嬉之庭曰請傳送某甲于鞫廳
車裂以徇具驚問之據曰逆則當誅非逆乎人也老爺如見其搖狀當殺
之不然則豈可以逆待之乎具公立召某甲待之如他校因錄曰會武
一人罪謫蒙赦仍居一宰臣問曰何還不京曰吾少時　膂力善寫馬光
遠遇之特厚日賜食月賜衣吾以微賤受知貴公常欲為一死矣

方以習讀陞仕有不良傳以非罪搆我罪將不測光遠圖輕其罪
而配之甚矣未久也翌年光遠叛吾始覺其厚我欲用於祀廟
時也當其離散不陞不可得也以論故免此吾禍也將世居之源
負當日之搆反為福人間萬事當順受不可經營於禍福也
之向也又曰有老獪以脈庭流傳之語人曰 中宗元勳朴承
宗順柳汀權位隆重聖心不平待之優厚以悅其心使榛隸奴
賣與騎玩以察感戴深淺朴柳釋權得畢命牖下 仁祖特遇粒三
切臣蓋用 中宗故事而切臣不能如柳朴之覺悟不得令終可為後戒云 菊
堂俳語韓世良精於天文望氣之術嘗言下地有殺氣早晚必臉云未
幾有光遠之變光遠家娘里門閭即昌慶宮之丁地乙酉三月火星入輿

鬼星又言國必有重喪俄有 昭顯喪
乙酉閏月 王世子薨諡昭顯六月葬 東平聞見錄曰初 仁祖爲昭顯世
子擇嬪有處子容貌豐盈可知其有德而坐立無儀嘻笑無節賜之飯食
則無論飯羹以手取啖宮人指以爲狂 上疑其病不之穿也後有所歸甚
有婦德 仁祖聞而出歎曰我墮其術中其處子姓權云 王世子喪禮無
文可考因 上教三日入棺而後設殯宮引 大明太子喪百官齊衰十三日而除緇
用大臣議改以青及考宗錄更以烏帽烏帶七日而除兩司啓請依前定著
吏判李景奭護軍李植亦疏請百官白袍烏帽卒哭而除以應齊衰
三月之制禮曹以服制式啓 傳曰自上服制當除於小祥何以三十日服盡
磨鍊耶禮曹回啓 宗錄所載三十日之制雖與古禮有異此乃先朝

已定之典 傳曰依古禮爲之玉堂請定三十除百官從服朞年領相
金堉左相洪瑞鳳議 懿敬世子之喪其時議禮大臣爲一代之制至酌依
世子之喪一依遵行判府事李敬輿議援三代正禮洗千古陋習在 聖
明斷然行之依領相議施行
○九月 上命冊立鳳林大君爲王世子先是六月 命招諸京在大臣六卿三司
引見 上曰予病愈重國本未定元孫幼弱不可待其長成卿等之
意何如領相金堉曰朝野屬望在 元孫此不易之常經 上曰國事
艱危予意則兩大君中欲擇立耳 左相洪瑞鳳曰 聖意以 宗社爲
重有此異常之教臣不知所達領樞沈悅曰 上候雖違豫 元孫年十
一歲莫重宗統不可輕議府院君金自點曰自 上必有遠慮非在

聖斷判樞李敬輿曰 元孫係望已久一朝易之則反經失序人心波蕩
矣工判李時白曰臣意守經之外更無所達吏判李景奭曰常道之外豈
有他教贊成李德泂判尹許徽禮判李植參贊金壽賢金堉戶判鄭
太和皆曰惟在 聖上與大臣議爲之 上曰責在大臣定計可也領相曰
聖意豈有愛憎於其間乎 上曰然則領相意與予同矣判樞曰今元
孫已過就傅之年今 聖教不及其賢否但曰幼少幼少者豈盡不可
也 上曰鳳林大君封世子領相曰禮官有舉行節次矣 上曰徐爲之判
樞曰 殿下此舉若出私寵或讒間則臣等不以死爭之今 殿下爲
宗社擇嗣臣不敢苦爭也 命下之日 世子再上單章 上手批答曰特用兄亡
弟及之禮爾其勿讓遣領相傳諭再疏答曰敬承道心後 上從容謂曰祇

守道心此乃古上相傳心法也人心惟危十六字修身治国不外於是 世子起而
檣前受命 東平聞見錄曰 顯宗從容召見諸公子 教曰 孝廟嘗教予
曰予在鳳林邸與伯氏昭顯同質瀋陽 世子深居九重人不知有隱德
予於奉令承教適幸無罪臣民誤認有賢德而歸心於予予之罪
何可言予見諸臣中或有嫌疑自跡於予或有歌誦 世子致款於
予冀徼後福者予雖不能斥其何好譔有徑謂反登大位每其時
特正者擬職則輒嘉而落之以正持己者甚之媢嫉納交者甚之汝須知予用
舍之意也 上又嘆 孝廟之教如此而終不暴揚其姓名因德錄曰有一
武人因事任瀋相 世子壽不永見 孝廟寵攜謳歌終歸事 世子全
不敬義而款於 孝廟廊不用極 孝廟察其二心深惡之後武人罹逆

獄逆節不明而 孝廟斷以大律群臣莫測後 孝廟舉此事語 顯
廟曰不敬於所當敬而致誠於不當致誠之地其心必為逆不殺必為逆
故殺之
丙戌春正月姜嬪獄起大憲李行遠執義金益熙大諫趙絅司諫
金始蕃等啓昨聞自內下內人於需司獄又聞酷毒之說不勝驚驚請還
付王獄依 允禁府推鞫貞烈等五宮女不服而死二月 傳曰內間之
變極矣在卿相趨視度日乎領相金瑬左相李景奭判樞崔鳴吉李
敬輿吏判南以雄兵判具仁垕禮判金堉工判李時白原平君元斗
杓等啓曰臣等苟有所見此何等大變含嘿不言乎伏地待罪 答
曰勿待罪 傳曰姜嬪在瀋時潛圖易位紅錦翟衣預為造作內

殿之彌縫無措稱推其心術悍凶亂毒皆非他人欺罔君父可不容自全
該府考律稟處賓廳啓使恩義兩全答不允大憲洪茂績執義金始蕃
并啓姜嬪降位號出置閭閻收考律之命諫院沈廣金徽姜碩啓
請俞焉處置金始蕃任善伯一啓後即以停啓之異大憲避嫌姜
嬪可殺不可殺也 殿下必欲殺姜嬪先殺臣可乃爲也副學俞伯曾
又劄論之 上批曰姜多金弘善誘人洪茂績俞伯曾自前稍剛而猶
且畏憚姜氏權重矣沈廣以下因辭疏遞李叁老呈辭張應一偶病
三月賜姜嬪死憲府朴安悌南老星請還收不允李敬輿李景
奭崔鳴吉又啓全恩 上嚴責諸大臣爲俞 上益怒謂大臣不得
教而徑退是慢我也班首削黜引見金自點元斗杓從、下教大

竄李行遠 正言南重晦停啓 使内官傳賜死 傳旨禁府姜氏本家賜
死啓 傳曰今日之事意在明倫杜患禮葬于姜家族山賜死後亦[illegible]須祈
傳曰執義金始蕃禮曹參議除拔始蕃辭疏非以前啓之不肯遠竄停
啓惟以冀盡善盡美之道出於 上云云 上教曰其反復奸巧其父鄭光不
教子之罪金蓋國先罷後推 傳曰擇定世子人所樂聞李敬輿對曰人
心波蕩賓廳啓辭例宜該答李敬輿倡率出去大臣處事不當如是
絶島遠竄又教曰李敬輿忘君負國不可遠竄而止圍籬安置
傳曰洪茂績至欲殺身以護大惡沈𢢝則爲姜盡忠并絶島遠竄領
敦李景奭與李敬輿同罰今此姜文星等就鞫既無異志又非辭連
直以其妹所爲必無不知而此路一開安知誣獄不因此繼起乎云云 初大

罷趙絅疏極言姜氏事 傳曰還差後至己丑四月護軍李應蓍疏末有

曰褒姒亡周驪姬亂晉漢成唐明婦言是聽卒致喪亡衽席之間禍患常

多古之聖人以此為戒 殿下方在靜攝中尤宜遠女色為務 上大怒以為

潛救護姜之徒命北邊遠竄 金弘郁應旨疏言姜嬪冤事竄死

黃江問答曰尤菴白姜嬪事 孝廟答曰此我家事我固詳知卿須言

我尤菴不敢復言 初 仁祖罪姜嬪時未得罪名趙絅有伸救疏有曰

人臣無將有將則誅雖無曖昧云云 仁祖遂取有將二字為姜嬪罪目

尤菴以此譏非絅云 肅廟戊戌姜嬪復位收議大臣金昌集議姜

獄之冤固論未已罪名有二埋兇與亂毒也亂毒之事厨房之人被

鞫至死終無一言而埋兇亦無明證 仁廟備教曰獄無就服之人咀呪

亦無現著之迹其後內人辛生自證埋兇事人謂是趙賊所誘也姜門殆
盡老少皆死析榻畢竟賊點只以姜碩期妻七十老人痛楚宛轉之狀指
為點頭斷以為案其後先正宋時烈獨對時有云 先王傳教有曰埋兇亂蠱
出此人所為矣此二字是未分明而勒定之說 孝廟答曰果如卿言由是觀
之獄案不明可知特以邦禁之嚴無有言之者乃七十年幽鬱未伸也云云是
是年伸雪姜嬪誣陷復嬪父碩期字復而號月塘衿川人從禮學不泰
府毋論力斥追崇議庚申拜相謚文貞以嬪父追福 肅廟丁酉命復姜
碩期官爵戊戌 教曰予以姜嬪事心常惻然臨昌君焜以昭顯血孫其
子孫蕃衍可比唐之汾陽福善之理昭昭 後閱李明漢文集姜碩期謚狀
知其為賢宰相矣且於慶德宮尚壽堂見 昭顯承感此三事成三絕矣

昨年首相陳達只許復官昔在乙未延臣李端相言金弘郁冤孝

廟嗟歎息曰復弘郁官仍下 御題三絕竝 御題廟詩回看靈宇

韓悽然茬并流光七十年宮女如何不并奉世人誰識心常悵見姜嬪期

謚此詩須於此狀可知賢節惠夫誰曰謚焉其德如是殞報何蔑不覺令人

心惻然詠 御題子孫詩臨昌多子並無恙昔日洛陽可比悅福孝無文人

自招脫脫此理古今悲又 親製文祭姜嬪墓 伸雪時東同趙公對曰

會議之日忽霈旱餘之雨天意人事若相符應也塋臣蔚故相臣姜碩

期諸子死於非命其孫年將八十獲睹今日豈非天乎加以一名以慰七十年

廟錮之冤故監司金弘郁雖已復官及此伸理之日特命賜祭贈職收

係子孫丙戌李碩龍錄功時尼山賊柳濯權大用等聚其黨潰乱縣吏

李碩龍上變諸賊伏誅初權濯薦曰漣山金承音家不可過 上聞之曰元徒

亦知賢者之可畏憚如是矣

己丑二月冊元孫為 王世孫顯冊置侍講院贊善進善去相尚憲陳輔翼

東宮之道設此兩窠

○白虹貫日月有重暈五月八日 上昇遐 魯西集曰 仁祖議謚先稟祖

宗二字 孝廟命用祖字初定烈祖中改憲字後定仁字外議多以稱

祖及一廟豈謚為未安司諫趙贇應教沈大孚疏議祖字不可 市南俞

棨疏言旣有 仁宗今日後用豈別嫌之意或論者以太祖太宗世祖世宗為

據夫太者無上之稱也世者世室之義皆用創業中興之君今不可為據云

以此輾轉至於竄北 九月葬于坡州長陵 肅宗朝有許積者言地不

吉大臣宋時烈議曾在己丑故相趙翼力請李景奭力主勿遷請並爲
考 上以山水之說不可動撓爲教 英宗辛亥左相李㙫奏 陵上虺蛇成
羣不可不遷遂遷于交河 誌文曰 大王體貌凝嚴重守則英臨御二十七
年之間所以盡孝敦倫敬天勤民蕆宮闈惜名器崇節儉納諫恤刑
獄愉淫朋一出至誠未或少間 行狀曰宮中服用尊尚朴素非法服則不
御文錦夏月服麻布亦不取精細至是附斂用紬衣多皆平時所著
也禮判許詰以爲遺稱無敍晏倫正名分定民志之義請追上尊號
命議大臣金尚憲議 先王搢嫌當時羣下不敢請上 徽稱 命
從尚憲之議 閒居漫錄曰 仁祖嘗夢一女子自稱張留之女書追本
平字及悟心甚異之密加搜問是有進士張留其女甚稱遂入後宮試

令書字乃書天下太平春五字以進只符一夢而已餘無他異

相臣錄

領 **尹昉** 字可晦 海平人 号稚川 謚文翼 斗壽子 二府 毋庭請不參 壬辰江都廟主污衊 雖付處

領 **申欽** 字敬叔 平山人 号象村 謚文貞 癸丑以七臣放黜 癸亥首入為吏判

領 **吳允謙** 字汝益 海州人 号楸灘 号文貞 府毋異論 追崇力争

領 **金瑬** 字冠玉 人号北渚 謚文忠 反正元勳 昇平府院

領 **李廷龜** 字聖徵 延安人 号月沙 謚文忠

右 **金尚容** 字景擇 安東人 号仙源 謚文忠 府毋立異 江都殉節 權轍孫婿

領 **洪瑞鳳** 字輝世 南陽人 号鶴谷 謚文貞 再為功臣 丁丑主和

領 **李弘胄** 字伯胤 人号梨川 謚忠貞 甲子都元帥 丁丑主和

領 **李聖求** 字子異 全山人 号汾沙 謚肅貞 府毋守正 丁丑主和

領 崔鳴吉 字子謙全州人號遲川謚文忠丁丑 首主和議送偶步不屈孙 薦力主追崇

右 張維 字持國德水人號谿谷謚文忠追崇力請 丁丑延議力斥相辞不出戊寅卒

領 武 申景禛 字君受平山人號 謚忠翼 反正元勳平明大將 礪堅六代孫

領 沈悅 字學而青松人號南坡謚 忠靖連源曾孫子

右 姜碩期 字復而晉州人號月塘謚文貞所 與主要力爭追崇娶獄追祿後仲

右 沈器遠 字遠之青松人號 孫玄孫光 成兄權君洲门人甲申逆謀

領 金自點 字成之安東人號 之後 孫命弘外孫辛卯罪誅

領 李敬輿 字直夫完山人號白江謚文 貞拘禮不屈妾做許音罰

右 徐景雨 字施伯達城人號晩 沙謚 藥峯消子

領 李景奭 字尚輔完山人號 白軒謚文忠撰麻碑

右 李行遠 字士致人號西華謚孝貞姜嬪賜死還啓

左 金尚憲 字叔度安東人號清陰謚文貞仙源弟斥和拘瀋五年天下仰義雖虜亦不敢言

左 南以雄 字敵萬人號市北智後孫

領 鄭太和 字囿春東萊人號陽坡謚翼憲昌衍孫

文衡錄

申欽金瑬張維崔鳴吉 并見上相臣錄

鄭經世 字景任人號愚伏謚文莊吏判

李植 字汝固德水人號澤堂謚文靖荇玄孫吏判

洪瑞鳳金尚憲李景奭 并見上相臣錄

李明漢 字天章延安人號白洲謚文靖吏判月沙子

鄭弘溟 字子容人號畸庵遁大隱

趙絅 字日章人號龍洲諡文簡

湖堂錄

趙翼 見上相臣錄

李植 李明漢 趙絅 鄭弘溟 見上文衡錄

李敏求 字子時光山人號東洲又觀海 進命殿三莊江都失守所

張維 李敬輿 李景奭 見上相臣錄

鄭百昌 字德餘東萊人號玄谷 監司孝誠子韓浚謙甥

任叔英 字茂叔人號疎菴 持平竹崖說曾孫

金世濂 字道源人東溟文杜 戶判李元孫許篈外孫

吳䎘 字甫翊 人號天坡 臣司
兵使定邦孫判書壬寅文

李景義 字子方 人號晩沙
文壯吏參好閔侄

李昭漢 字道章 延安人 號玄洲
重試參判白洲弟

尹墀 字君玉 人 號治濱 吏參

趙錫胤 趙絅 蔡裕後 見孝廟文衡錄

朴潢

具鳳瑞 字景輝 人 號洛洲 文壯平監

李尚質 字子文 人 號家洲 文壯校理

清白錄

金尚憲 見相臣錄

金時讓 字子中 人號荷 潭諡 判中樞

閔汝任 字聖主 呂興人 又號 諡 工滄 肯仁孫 早 ...

李安訥 字子敏 人號 東岳 諡文惠 判

金德誠 字景和 人號醒翁 諡忠貞 府母之昊 寵 ...

李命俊 字昌期 全義人 號潛窩 諡 兵判 江 濟臣子 牛溪門人 號 ... 通 ...

成夏宗 字而述 人 武兵 使 ... 之孫

崔震立 字士建 人 ... 諡貞武 而子 ...

勳目錄

奮忠贊謨立紀明倫靖社功臣五十三人 及正功一等自興 ... 附逆誅 二等 ...

李括 及第 ... 叛誅 三等 金元亮 ... 死 金自興子 罪死并削

一等七人

金 瑬 前同知 人 即陞判書 昇平府院君 見上相臣錄

李 貴 平山府使 延安人 即拜吏議 延平府院君 贈領議 諡忠定

申景禛 嘉山別將 平山人 即拜兵議 平城府院君 見上相臣錄

李 曙 長湍府使 完山人 超拜 戶判 完豐府院君

崔鳴吉 前兵佐 移吏佐 全州人 完城府院君 見上相臣錄

具 宏 晴革土 只陞資 後拜 判尹 綾城君 武 判義

沈命世 直拜工佐 青松人 青雲君 參判 諡忠肅

二等十三人

金慶徵 順興君 人 判尹 瑬子 江都臨亂斬

申景禋 東城君 人 武 知敦寧 景禛弟

李重老 青興君 人 武 巡邊使 死适亂

李時白 卽拜水原府使延陽府 院見孝廟相臣錄

李時昉 延城君延安人戶判 謚忠貞時白弟

張維 前翰林德水人新豐君 府院見上相臣錄

元斗杓 卽拜假主原平府院 見孝廟相臣錄

李澥 卽拜光主成陵府院成辛人判中 奉詔貿謚忠貞字子淵號半窩

申景裕 府使卽拜兵使平山人 東平君景禛弟

朴孝立 順京居順川人 适變潰走斬之

張暾 玉山君仁同人 丁卯胡亂死之

具仁垕 珍島郡守卽拜統制使綾城人 綾川府院見孝宗相臣錄

張紳 德昌君維弟德水人 丁丑江都失守坐死

三等二十六人

朴惟明 南原君武三衛將追封

韓嶠 西原君追封

宋英望 鎭南君水鎭川人使豎司

李沆 訓鍊哨官卽拜守軍咸寧君統判使

崔來吉 前直講卽拜掌正完川君工判鳴吉兄

申景植 靈原君南是大將叔舟六代孫

具仁塈 卽拜監察綾豐府院判敦宏子

趙潝 卽拜宗主豐安君左尹聖輔祖

李原源 蔭郡守乙亥拜完南府院見孝廟相臣錄

洪振道 南陽君蔭判中

元裕男 原溪君武水使斗杓父

申璲 [illegible]府使平興君蒼[illegible]刑判景禎子

盧尚元 武平君

俞伯曾 杞平君吏參宰子先號翠軒弘孫

朴炡 錦川君吏參諡忠簡號霞石子西溪世堂

洪瑞鳳 [illegible]上相自[illegible]

李義培 前監察[illegible]川府使韓川君李曙妹夫丁丑戰亡

李起築 完伯君武府使[illegible]贈判尹李曙庶從

李元榮 完城君武摠官

宋時範 臺山君

姜得 晋平君

洪孝孫 益寧君

柳舜翼 菁川君參判 李甫曦表姪

韓汝復 西城君

洪振文 直拜崇主南昌君左尹

柳頎 即陞通政晉川君根孫具宏壻

竭誠奮威出氣効力振武臣功二十七人 平亂 丸

張晩 字好古號洛西玉城府院君贊成諡忠定

鄭忠信 字可行光州人知中錦南君副元帥漢城判尹

南以興 字士豪宜春府院君諡忠壯丁卯殉節

二等 九人

李守一 鷄林君武刑 判子浣武相

金起宗 字 号 文魁 戸判

邊潝 原興君武院 制使巡武使

柳孝傑 晋陽君武魁元帥之 別將南以興壻子琳並

金慶雲 花山君鞍 峴戰亡

李希建 汝陽君丁 卯戰亡

趙時俊 豐城 君

朴瑺 密陽君 武判中

成大勳 昌山 君

南以雄 春城府院君 上相目條

三等 二十人

申景瑗 平孚君武副元帥癸亥以縣令起兵使

金先 鶴城君武水使

李慎 全豊君

李休復 仁原君追封

宋德淵 延昌君追封

崔應一 漢豊君追封江東縣令起軍贈參判

金良彥 晋興君追封丁卯戰亡

金泰屹 漢豊君府使追封

吳珀 海城君追封

崔應水 潔城君追封

池繼灌 忠城君追封

李珞 秉城君追封

李慶禎 全平君武資憲

李澤 平原君

李靖 於興君武承旨追封建龍孫

安夢尹 順陽君武知中贈右相

李佑祜 綾城君其父山海府孫

文晦 鰲川君其父

金光熇 東原君縣監追封仙源府子也

輸忠奮義決策淸亂昭武功臣六人 平仁君孔

一等 一人

洪霔 豐寧府院君 贊文匙 追封

二等 二人

李耀男 鰲山君 恒福姪

元克咸 咸安君

三等 三人

李亂男 原山君 追封

辛應英 寧原君 追封

陳克一 縣縣監 追封

戊戌

竭忠致誠炳幾翊命寧社功臣十一人 討李适亂

一等 一人

許穡 陽陵君 文資匱

二等 五人

洪瑞鳳 益寧府院見 上相臣保

黃性元 長原君 喜後孫

許禊 陽平君

黃縉 長川君

許遂 陽原君

金得聲 清陵君

金振聲 清興君

申瑞檜 平原君 大北 申世禎妾子

崔山輝 行司直

李斗堅 完恩君 賤人

敎忠奮義炳幾決策扈國功臣五人 追記

具仁垕 綾川府院見 孝廟相臣保

金瑬 昇平府院見上相臣錄

黃瀗 檜興君告變後坐贓府死

李元老 完陽君告變武兵使

李碩龍 慶陽君丙戌賊柳瀷等謀逆碩龍以定城縣吏告變請賊伏誅合錄碩龍等勳因臺啓只錄碩龍餘削

廟庭配享

李元翼 見宣祖相臣錄

申欽 金瑬 申景禛 見上相臣錄

李貴 李曙 見上相臣錄

遺補

李弘淵 字靜伯號三竹怡愉堂俲洙子風玉亭趙弁倫外孫希賛

鄭斗卿 號東溟字君平義 桂之升曾孫參判

李正英 字子秀號西岩石門景稷子 判敦 子真僎真伋真儒

李溵山 號雪坡戶參 香 社子世寂世德

洪宇遠 字君徵號南 坡謚敬善道

李晳 號玉山 判敦

吳挺緯 號東洲晩翠億 齡曾孫判書

俞棨 字武仲號市南吏參西院書家 禮源流義史提綱 子命礼

趙珩 號翠屛睦孤石播判書謚 忠貞 子相抃相樂相愚

俞㰒 號酉峯愚谷甫曾子大憲參揆 號鳳洲丙子清斬虜使監司

李袤 號果庵山海孫慶全子也 啓朝府輩及正後科判書

李行進 号止庵 叅判

具鳳瑞 字景輝 人号洛洲壽朴曾孫 号楸湖 綾平詩草石溆

李時楷 号南谷 人体素春英子也 吏叅 弟時楳 号蔵六堂 戶叅

洪處亮 字子晦 南陽人 号北汀 天民曾孫 子好人

尹絳 字子駿 号各菴扉民獻子 吏判 子趾善 趾完 趾仁

洪處厚 字德載 南陽人 号醒庵 海峯命元子 弟處尹 号庭 分堂監司 處大 号櫟亭 知禁子 受澋 孫啓迪

金徽 号四休 荷潭 時讓子 吏判

任有後 号萬休 叅判 蔚珍祠

南銑 号臨谷 判書

朴長遠 号久堂 沈覲外孫 尹白 白沙婿 吏判 曾孫文秀

曺文秀 號雪汀 昌寧人 聽天沈宗慶外孫
拙庵李直彥婿 道司 漢翼之

申濡 號竹堂 人 禮參 以詩名
弟混 號夢庵 文名

黃床 號漫浪 人 大司成
有集 以西人附南論

李元鎮 號太湖 人
斗峯志完子 丞旨

柳碩 號皆山 西坰
根從孫 監司

趙壽益 號晚聞 人
官參判

鄭之虎 號霧隱 人
官參判

李志賤 字彈琴 人 號沙浦
斗峯從弟 龍溪婿 右尹

李之馧 號貪鄉 人
參判 安遠祠

洪命一 號葆翁 瑞鳳子 監
司 曾孫 應夢

尹鳴殷 号思亭 人 監司以孝旌

金孝建 号擎弦 人 判決事

金應祖 号鶴沙 豊山人 大諫 安東茉川院

金弘郁 字文叔 号鶴洲 人 以 海伯疏伸姜嬪杖殞 獄與 慶

洪敬禹 号月峯 牟令 人以 性理名於閩西鄕山院

孫必大 密陽人号巖 寒齋官正

禹惟一 号二友軒 丹陽人 典籍 昌平祠

李晃夏 号白谷 序 堂子修撰

申 敍 号春沼 東陽 尉子翰林

羅萬甲 号鷗浦 人 級年廿 安夢鄭曄 播宗議 保良佐

洪晴錫 号晚洲人稱南佐懸
孫府使甲中擬椒中京

沈東龜 青松人号晴
沙司諫

羅以俊 号梅隱人司
諫業川精舍

蔡成龜 平澤人号知
非子有詩名

金壽益 号青岳安東人丙子作
和府尹贈吏判謚忠景

孝宗朝

孝宗宣章文武神聖顯仁明義正德大王諱 字 仁祖第二子萬曆己未五月二十二誕降于慶幸宮本宮仁祖潛邸○天啓丙寅封鳳林大君號竹梧 崇禎乙酉封世子己丑五月卽位于昌德宮大造殿在位十年壽四十一 肅宗癸亥定世室○英宗庚申加上謚明義正德有一男七女寧陵驪州英陵東弘濟洞子坐初葬楊州顯宗癸丑移葬

妃孝肅敬烈明獻仁宣王后張氏籍德水右議政新豐府院君文忠公維女萬曆戊午十二月二十五誕降于安山村舍 崇禎辛未封豐安府夫人乙酉封世子嬪己丑封王妃 顯宗辛丑上尊號 肅宗甲

寅二月二十四日昇遐于慶德宮壽五十七誕一男七女○寧陵孝大王陵同原

男顯宗大王

女淑愼公主 早卒

淑安公主 益平尉洪得箕 右相重普子

淑明公主 青平尉沈益顯 領相之源子

淑徽公主 寅平尉鄭齊賢郡守 昌徵子議政維城孫

淑靜公主 東平尉鄭載崙領相太 和子爲議政致和後

淑敬公主 興平尉元夢麟監司 萬里子左相斗杓孫

淑寧翁主 安嬪李氏出錦平尉朴弼成 郡守泰長子參判世模孫

己丑五月十三日 上卽位于昌德宮○寶鑑曰 上誕降之夕白氣三道飛

入寢室良久乃滅野史曰 誕夕異香滿室瑞氣呈彩丁丑質于瀋既而世
至于蒙古界南至于山海關又南至于錦州衛松山堡又東至于鐵山嶺衛
開元衛又東北至于如奚部鑿玄冰丈餘而飲其水八年始東歸未數月
旋入燕山翌年乙酉歸陞儲位初 上之在瀋也所止幕上五彩凝室金色
龜盤臥詳視則乃 上也汗甚奇愛之且疑畏凡征討必與之偕往○丹封
世子翌日謁聖入學以儒冠儒服就博士席討論觀者莫不悅服乃下
令瀋來牛羊盡與關西俾補公用又令宮官取書之無逸詩之七月及
古箴銘等書于屛常目之曉夜寒燈咿唔不輟○仁祖大漸時割
指出血以進之及不諱擗地哭擗百官庭請嗣位然出宣政殿淚下如
雨下百官不敢仰視禮罷然入哭殯徹外禮曹儀注卒哭前書筵 答曰經者

萬世之常不可便用權道況李㤉之道乎予惡夫末世純用權道也不許○上自
在初潛膺志卓然常以為漢武優於文帝以其復平城讐也至是首聘金
尚憲又召前丞旨金集前持平宋浚吉又別諭持平宋時烈曰舊時師
傅尤切于中又密令於時烈語勿書為辭○尤菴年譜曰時羣賢彙
征而賊臣自點稱病固辭以若名管輩附托睚眦一時諸賢交務激揚一
邊人側目造怨先生疏言金慶餘宋浚吉楊庭李獅剛亦不任雖其
擬律不能無激而其為正論有為益於初政若使其說必行則是所謂
少貞之吉云云時同春劾金自點故也○寶鑑曰宋時烈為掌令赴召
仍請入對 上適有病不即召見時烈脫朝衣直出国投疏而去 上
大驚命丞旨金益熙追及諭之時烈(還)到城外拜疏歸

庚寅命自點中道付處○朝野僉載曰自點自是日結輿援險惡
弄国柄大諫金慶餘執義宋浚吉掌令李尚逸啓請遠竄又以諂附自
點見棄請議者如申晃李之恒黃㦿李海昌嚴鼎耉等并削版
上以自點勳臣舊臣雖有罪不可竄逐下未安之 批諸臺引避
上旋示悔悟自點因此免相其徒側目自點陰謀不軌潛謀於北人謂
以金尚憲金集爲首是冬 特命遠竄晃等掌令宋時烈以行遣大
重三啓請還收同春初論自點晃等失未蒙 允尤菴疏中同春論至是
特命竄晃等尤菴以爲罰過其罪且重恩前日疏陳而有是 命乃上此
疏引避時慎齋爲大司憲因啓請還收又有筵臣言減其定配時 上頗
棄舊時濁亂之徒眷注金尚憲諸人以修內備之地自點使其親客譯

舌李馨長密告于虜人且送長陵誥文以誥文不書僞號故也虜大疑

之遂以其歷境六使連續來事將叵測大小震慄或言款慰安自興以

行其緩或言其不可大諫趙錫胤執義李弘淵論之 上遂命自興付虜

并出其二子於外購查勅六輩并出 上引見諸臣曰將何以處之領相李

景奭曰今其所幹雖未知其事臣不敢以身自當仍言元斗杓與彼不當

相失宜起廢爲遠接使 上從之 上即位之初慨然勵志願有密勿之敵

讓或宣泄致彼疑怒國人因已處之遑殺至或曰大兵將至朝野震恟

烟請對願馳往灣上以察事機是日拜辭而出及進虜使彼爲之加禮不

交一言而歸人心稍安領相出迎清使于弘濟院清使入京傳敕二道一則九

王私結婚也一則兩重皇勅而責我以挾倭恐喝者也蓋 仁祖末年自

黜爲首相鄭太和爲右相某伯盧協慶監李旻狀啓有倭情叵測之語
鄭太和使通時請倭修城池甲兵蓋亦和時約条所禁也至是彼積疑於
我執此生釁威脅朝廷必欲甘心於主事之臣請使令公卿兩司會于南
別宫領相李景奭右相趙翼吏判李時白工判元斗杓禮判吳竣兵判韓
與一刑判尹履之戶判李基祚大憲南銑大諫鄭維城同入使所之庭
中初言皇帝及攝王致祭而不爲謝攝王處無文書不稱歸之事次言帝
祭時不哭事語輒歸責 上躬咆哮轉譯領相對曰皆吾之錯吾王不
知也又問作表者誰趙絅以其時大提學被詰問對以廟堂指揮趙絅曰此
非廟堂指揮吾爲首相皆吾之責彼不答亦詰趙絅使之議罪最後招問
李旻盧協前日 國王奏文中稱倭情叵測有何可疑協曰是於倭無叵

測之狀實無狀聞之啓曼曰吾為道臣以邊將所申轉聞而已請使大臣曰
然則爾国與倭叛矣領相曰倭情誠有可疑此輩惶恐失對耳請使厲聲
曰奏文措辭 国王為之領相曰吾寧為之通官鄭命壽曰公果獨為耶荅
如初命壽高聲曰此中同參者幾人衆皆嘿然李基祚獨曰此豈無相
關為吾輩亦皆與焉請使此退獨留領相責之曰爾今欺罔大国當
得何罪是日滿庭諸臣惴惴無人色獨領相無一毫懼色應對從容
覘者嘖嘖既嚴 上引見諸臣曰領相為国自當固不可言李基祚初
不與焉獨能開口可謂有先矣諸臣頗有愧色是夜 上命以千金賞鄭
命壽翌日駕行雖所彼曰趙絅有表文之失與李景奭皆當置之極刑
上為之救解懇切則始言歸稟皇上當更有勅姑許白馬山城安置荐

棘盖以當其任之路也李景奭出国過墓萃望闕拜辭 上遣掖隷手
書曰寡昧不能為国致有今日予極痛歎焉關河沓沓戀思雖切天道
昭昭相見有日卿須自愛仍賜貂皮臘藥○東宮亦遣人賜藥物趙絅亦
為圍籬安置朝廷遞錦林君女號義順公主以侍姬十二人資送于九王
元斗杓申翊全為護行使既到九王色喜他日詰責使臣曰帰告国王將
二臣置極刑不然爾任其責 上驚憂以右相李時白為陳使將行或云不
從彼言必有干戈之禍或云曼協可誅議未定會獜坪自北使還云臣
以新服之初不忍殺先朝大臣為言幸無咆哮 上喜甚即以李基祚
鄭太和為二使圖緩二臣事十二月陳奏使馳聞清人初欲置二臣於衙
門臣等僂僂陳乞則始許二臣放釋而永不調用曼協直告大国何故被

寬使之收用且言李敬輿曾無叙用令爲方首相亦永不調用之時敬
輿爲傾相辨景奭事甚力故 有此義順公主傳姫十二人皆康藩女子
蓋因具相仁垕之建請也 鄭命壽乃我国俘虜與譯官李馨長潛洩
我国事潛通命壽到灣上宣言汝国招致金尚憲金集等將何爲恐
喝甚急朝野洶洶 上招馨長跪之前曰草野之人予懇迫力致令有意
外之事將先赤汝族以此言于命壽自有此 教命壽恐喝之言止矣○上曰
曰予之欲用宋時烈者何嘗忘于懷我国事甚於宣滅有若繫我手足者乎
欲先爲可用之勢然後召之李白江敬輿嘗以 上執志太銳有經先君稱
之處上剳言之答曰誠以至痛在心有日暮道遠之意故也 菊堂徘說曰清人求
婚朝廷欲擇民間女而恐彼聞知錦林君愷胤自請送其女蓋其意不全於爲國

利清人所送來幣之多也朝廷聽其女義順公主入送九王者納之後婡棄之
嫁下卒李㣧判行匪其愷胤奉使赴北至於呈文乞還其女一時嗤罵
許穆撰趙絅碑文曰丁亥因冬雷公白上白昭顯三兒何大罪竄之海島請使
還上不聽一日引見大臣大臣多言聲膺長為國盡忠狀公曰聲膺長謂之循從
國事則可謂之盡忠則不可上曰此言是也其年北使來館伴李行遠稱疾不出
上以公代之俞壽見公私問曰昭顯三兒安在九王欲取育之公正色曰下國
事上國何可預知而有此云云俞壽累問累不答俞壽慍色而止俞壽
三兒之問蓋已有竊知之者 上嘉公撰 長陵誌文庚寅北使來以查問
為言會三公六卿責問曰前年吊祭文行 王無哭何也公曰事在五禮儀
又曰謝表不及皇父王致吊何也撰表者為誰曰承文院俞棨而方無職在外又問

換表而先遣表者爲誰公曰大提學先見之以此爲咎我且任三領相李景奭
以奏文事帝坐責而倚壽以使臣意使之安置白馬云又擬李旻碑文曰国家收
脩城池鍊兵卒此皆丁丑約條所禁也恐清人覺之適有漂漢船泊我押送于
清且奏本以我南邊倭措言倭構釁我邊以爲我修城鍊卒張本仍以
倭生釁我數事爲若我邊守報監司監司報相府者無暇改爲報
我挾倭恐喝遣使者責問既查問漂漢事欲問公公對之一如奏本復
問漂漢事公曰此統制使啓聞而前使者既押送具著於上国也於是在
列皆稱善譏毁者以爲所對專咎朝廷爲退君負国配寧邊後我使
至燕問責某以何罪見罰後年北使來勅曰聽奸臣言問誌大誤復其原
詔公即釋出拜海西觀察使尋爲江都留守 上旨卿初無失對致遣謫非罪

也許穆記言曰 孝廟元年穆為持平明年陞掌令時宋時烈宋浚吉兩
人者方用事首言伐胡策勸 上開邊去役穆上玉几銘諫用兵事云云 ○
辛卯冬十月二金自點與其子鈛謀逆伏誅并誅世龍邊士紀等自點
孫世龍尚仁朝翁主即趙貴人出也 朝野僉載曰世龍妻內外締結咀
呪起於內逆萌於外 上以事係 慈懿大妃只賜其母死三司請世龍
妻及王子澂崇善溍樂善并按律進善宋時烈以為趙既伏法其子未必預
知亂謀不可先王骨肉盡憂而死 上亦不欲加法 僉竄澂溍及世龍妻絕島
時宗室海原令瑛使邊士申壉上變告自點與水原府使邊士紀謀逆推
戴澂溍 上親鞫鈛承款 上慮蔓延 命勿問同黨疑懼者始定 初
自點被竄其徒自相疑懼鈛乃謀於副提學申冕冕曰今日有一策

若使親密譯舌告于鄭壽崑除山人則吾輩可安矣鐵從其計使譯

官李馨長告於虜曰新主盡出舊臣進用新人將欲舉兵伐虜虜乃疑

兵閔外連遣六使來詰責宰事將不則一時士流退而待變 上意以寧

以身當之不忍使三四臣死之意極甚義亦頼元斗杓請入虜庭答之

事遂得已既而杖斃馨長赴燕還到灣拿來鞫問就服而斬之

上遣中官於自點謫所搜其文書朝紳間札亦有怨語之跡彰露者并論

中廷臣以爲言 上答曰鑿盡恐傲之隘也太甚既討例有賀 上以爲元惡叛逆可悅不可賀

遂不受憲府啓僉使柳廷益康妹為自點妾寂為親密不可置任領相 鄭太和

曰自點久居相職一時文武孰不出於其門哉若以平素相識黜加罪責則

朝廷無完人矣 上曰愼定之遂寢 大臣予與卿堅定則雖有喜事之人亦

敢肆辛○藥泉集曰 孝宗辛卯日恒陰曀金滄州益熙引先正吕趙
憲封事有曰頑雲不解天日尚陰盖指 宣廟辛卯年間也又引夏侯勝洪
範傳爲戒謗者譁然及自點伏誅人始服焉○野史曰自點布衣起叅
靖社舟都將相循爲延不叙令其子鍼占魁擢清顯代述摧第王
署銓郎又教其孫世龍圖尚翁主誘卜者僞贊舟倫連婚王室氣
勢所壓無物不摧○孝宗在震邸亦恐見斬而迷不知反終至大戮其
犯闕凶謀不至如此遠矣趙貴人賜死而其子與女放置通川而已 命還
之後其尚秩時全恩斷義之說紛然宋文正曰龍妻之行出孰與淮南之謀
叛二善之不與謀無異鳳桂之無辜朱子於淮南識其從蜀而致死則
通與蜀於霧露之毒也一彼死與無死幸不幸耳若不幸則何以免朱

子之識乎○東平聞見錄曰丙午間 莊烈大妃疾瘳間 顯廟幸後苑
妃與諸公子投壷射的使居魁者乘馬居末者挾騶呼唱而呼樂善清
居末大叔呼唱作辟除狀少無慍色又有所眄婢隨夫人入宮 上歎
資 大妃一笑使樂善負之樂善負之流汗不閒 命不敢捨人加其必
能保終始矣（肅宗辛巳崇善徵于東平君 君抗辟連希載獄命賜死） 先是趙貴人差奴到金營以
所幹事之不施大唱曰此使不從此請更做薦職乎監司許積即拿
入杖殺之趙聞之曰 大殿若知之則必譴責我飭宮人 勿出口趙寵
冠後宮而後宮之畏 上如此可知 仁祖御家嚴○趙獄時申參判翊全
亦與連姻朝夕待罪縉紳至於輿儓一口誦曰申公善人必不罹禍於
宮掖中亦不免則天道不可恃也申果無累焉 寶鑑 上以旱審理時

謂大臣曰澂浦及三兒久處海島且浦過時未冠婚一念不能往事童子
何知予欲放還諸臣無異議又命復澂浦爵號改阮徵還 傳旨 命議
大臣大臣皆難之獨李敬輿以為周公因霍叔三年後復其爵邑 仁厚之
意也 命從其議
丙申竄俞檄時麟坪赴婦兄宗判吳挺一宴席承旨柳道三乗醉語
諸孫臣時鄰舟徐抃聞其傳說遂告之麟坪擊牛會客事將叵測
上震怒鞫抃杖斃竄傳說者並劾道三妄訐遞之大諫俞檄啓柳
道三平日不謹慎知大君在席而入座又有其妄訐非細請罷職 上大
怒曰俞檄欲以妄訐為實事前日教誘抃者必此人也予為全不能保
弟手 命親鞫右相沈之源曰俞檄豈有深意自 上威怒太劇 上曰今

不殺此賊無以爲国是日撤受刑一次又 命加刑無敢救者司諫尹鎮獨
啓時 天威方震人皆爲尹惴而 上例批不允大臣三司力争 命減死一
等安置絶島後因李相景奭所達移配俄因掌令權諰啓還家宥
上友愛篤至自幼與麟坪宿必同衾後源々接見及戊午麟坪之疾革
上大駕徑出則已無及矣悲痛甚至々斂却桃茢以臨之 聞見儀日備
坪喪 孝廟親自點檢内侍以紅綃銘旌進之 上特命用紅席的緞
命麟夫人叔父判書吳竣書之竣不肯書 上曰非君命則僭也是
于面賜不得已也竣不得已書之其後王子女喪輒援麟坪例用席的外
朝亦效之識者寒心○因此係曰麟坪有奴善御馬見愛於大君着僭衣
大憲洪茂績欲捕治之奴常在大君側吏不敢捕洪公命吏大君入朝日潜

伏闕外俟大君下馬入闕而拯之焚僭衣以大杖杖其膝六十 仁祖嘉
嘆曰非茂不能辨此仍責大君曰汝之犯禁汝之罪也汝若怨茂債則便爲
無法大君 奉上敎不敢置憾於洪云
丁酉 上嘗敎曰與我共事者死節人戰亡人子孫昆弟豈不爲我股肱草
野讀書知義理人豈不爲我心腹但無紹介用於聚會精神也尤庵年
譜曰蓋將寄心腹股肱於先生又以紹介托於金益熈也 宋賛善時
烈疏進小冊子手自繕寫三襲膠署以防宣泄蓋用朱氏囊封古事
也其一引朱子所歎大承氣證下四君子湯之語請放放帝王之學其二引
陳俊卿誡宋高宗語陳保守身體三引麗氏密效忠款於宋朝事請
達忠義於一脉正統之寄寓南方者其四引宋孝宗不忘彊治漏泄事請

追行典刑於滿泄之人其五今日只以養兵養民爲急務其六元逌日大臣
不辨是非只以惶恐二字仰對外方傳笑以爲惶恐政丞目之其七言
極賜鄭蘊諡以爲奬勵之地其八言許衡失身胡元以帝堯大統
接之女真且於遼金稱大以列國待衆請黜從祀其九言綾原未嘗
作挑行淫坪鼓使虜市巷流傳謂 殿下欲當之以彼中賊臣竊痛
之其十言 殿下令姬嬪諸主六嬪歡謔仍徵戲債酒食嫺熳不惟
聖心流蕩亦豈匪將檢下之道哉其十一 殿下奴詬大臣承旨諸臣
經筵儒臣露膚受決皆 殿下不能涵養之致其十二金弘郁以應
旨進言而死事其十三大內營造公主第宅太侈事又言一嶺間有徵旨
蔚鎭謂自 上因勳戚索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云云凡十九條優批敦

臣又疏申許衡黜享事 上遣掾隸下密諭於時烈益勉修攘事又言
許衡黜享難便事時烈又陳疏臣之妄意兾以此密扶世道之万一以為
異日陽復之基若如議者言之則是春秋經傳不敢進講於經筵朱
子議論不敢暗誦於朝廷魯頌當删在泮之篇孟子七篇當去許行之
章寧有是理哉且朽骨且畏之況生者乎朱子不幸蹉跌死生以之臣於此
亦云爾 贊善宋浚吉亦陳密劄曰竊聞帝室之胄尚有偏安於廣福之間
我国漠然無聞濟州一島漢船行商往來似可因此為便擇一忠信可仗者
授以渝救密得先通水路然後繼以使介我朝君臣上下痛迫之情或何達
于 天朝矣密藏堅秘必無漏泄探知中国事情等事皆在濟牧潛思默運
密賜指揮尤以無踈虞 聖明裁處焉 荷留中無批

戊戌春吏議宋時烈疏辭　批曰適者宋浚吉辭而歸尹宣擧不待命而歸

可謂於天下之士無所得焉寡昧之情不亦慽乎雖顧諒此至情幡然上來

亟擢禮判又特拜吏判賜貂裘一襲密諭遼薊風霜共同驅馳時

捕將李浣使副將搜捕賊徒於宣平尉鄭齊賢家齊賢上疏訟訐

上使政院召致大將而責之丞旨沈光誅以爲都尉　殿下之家人大將一国之重

臣云云伺上有未安之教　又教曰昔　皇朝斬其壻歐陽倫如使鄭齊賢有

罪則予當誅之毅氣益厲宋時烈進曰此正可賀也　上曰何謂對曰帝將之

賤乃能索盜於都尉家紀綱可知矣　上曰以無實之事困無犯之人不亦非乎

時烈曰侯夫人一婦人也而程大賢也侯夫人教兩程常曰患其不能屈不患

其不能伸今都尉亦豈保其必無事也　上遽曰此言何在時烈此在二

程全書朱子編入近思錄中 上曰予因都尉事得聞善言幸矣並命勿問○
東平聞見錄 孝宗一日問於翼巽屢公曰具綾川仁厚為訓將老不勘事勳
戚中誰可代者對曰為國之誠未必盡在於勳戚 上曰是指李浣耶未幾李
代綾川為將號令嚴肅多有怨者或帖書或掛名謗誚 上又密問於先
君曰以卿薦而用之今一軍皆怨奈何對曰厚柔善年老只以地望坐鎮
而軍不畏將久矣浣見紀律嚴明自相恐惕相與造謗過六五朔則軍
中必悵其來之曉矣
李浣慶州人鷄林府院君刑判守一子也 浣家在駱峯下騎坪第在同里
及拜大將急急移家於安國坊曰將兵之臣不可一日與王子同隣聞者服之
常畜所乘馬於窓外親執以饋或言公位高而親行廝役事有傷

於體而公曰吾以弓馬行身常挺朝夕赴戰效死莫倚於馬券之無恩
臨刑責切彼雖畜物我無愧耶公遵服制中軍以下依例問候人馬頓困
尹參判鎮聲過曰李浣謀逆耶何軍馬之多也教鍊官聞而失色入先
公笑曰尹公欲使我有覺為此危言豈非頂針仍下令軍校毋得雜沓
公在北營一日夜深 孝廟遣輿儓召公從後苑入卧內 上曰設若
事變急遽如丙子卿當扈亍於江都若軍未盡渡而賊在後奈何公
對曰臣常造大帒約盛二斗者累千人持其一行則帶腰駐則掘土
盛儲連綁大帒作為一隊隨地形排布則高幾一丈其周足以自備
其掘土處又作深坎如此則任兵原野可以御賊矣 上曰此奇制也
上登御以來旌擢賢延席寄名瀋陽陪行軍官八人朴培元申晋翼

吳孝誠趙讓張岌報金天雄朴起星張士敬等別設軍職廳而處之

仁祖設營將旋罷 上乃命於兩湖各營嶺南左右道諸鎮名爲營將俾專委之備○備局啓草野被徵之人兼帶經筵金集則以特進官啓下宋浚吉則以贊善官差下別設成均祭酒不拘資格以宋時烈宋浚吉兼帶設童蒙教官 訓迪蒙童吏判宋時烈建白也 上曰祖宗朝每每虛設陵寢乃以春秋輪回展謁定爲恒式○初右相金堉請行大同法領相李景奭曰大同之法在 先朝欲行而竟未行今宜先施於湖西一路驗其便否便則施行之時諸宰皆言不便安邦後至亦以誤國 上問吏判金集集以爲不可及集請詢訪人才不次用之堉亦以爲不可由是兩人議不合堉乞致仕集請歸執義宋時烈啓集臣所師事集既去則臣難獨留乞遞 上慰諭三人

兩鮮之至辛卯堉復請大同先行於湖西（先時光海朝李元翼請設大同至 仁祖甲子行大同於江原 至是又行於忠清而徒收米十二斗以供京外用民甚便之兩南之不便者乃交口稱讚 顯宗乙巳又行於全羅 肅宗丁亥又行於慶尚海西則倣大同規行詳定法一結收米十五斗）

乙未始行錢於京外初東方未有錢幣只以麁布交易 太宗命河崙作楮貨後序 宣廟朝有行錢之議以銅鐵非國產亦不行 仁祖癸酉戶判金起宗言 命常平廳鑄錢文曰常平通寶復議多歧罷之未幾金堉奉使 朝明見其用錢歸而爲言及 上元年堉奉使入燕以先行錢於西路以試便否爲請 上許之堉遂以行資貿唐錢十五萬文分置平壤安州兩都會 上又命訓鍊都監鑄錢以益之使遍行列邑民多稱便至是始令通行於諸道 命堉定科條銀一兩直錢六百文米一升直錢四分隨時低昂詞頌衙贖布以錢參半各司貢價五之一雇役價料布三之一皆以錢

代之要公私錢路流行至丁酉李時昉白上曰行錢時散給千餘石米於市民尚
未收拾今則金堉亦知行錢之難矣 上乃教曰六年行錢未有分效家国之財
日就耗凋其令廟堂稟處備局啓請罷之○上嘗論我国衣服之制曰前朝
鄭夢周還自中原始傳紗帽團領之制蓋中原雖戰陳亦以冠帶從
事而我國笠制極駭異冒子太高涼臺太闊出入門户動輒罣礙至於衣袖
亦太長闊不便行步曾見 大明會典武士衣袖僅容其拳蓋以戎服取
其輕捷也我國戎服帖裡綠笠何益於行乎鄭太和曰聞壬辰後教依中
國之制上下皆戴小帽子竟未行矣 上曰道袍亦自壬辰後始有之我国帖裡
初與胡人帖裏同其制古有胡耳掩挾小鞋鉱今無之大抵初無定制俗
尚轉變也○始行西洋曆法初東方循用中朝頒曆未嘗有中国推策世

宗朝始立推策法然亦不出於大統曆法氣朔交食往往不合 仁祖甲戌觀象
提調金堉入燕聞西洋人湯若望時憲曆法自 崇禎初始行之其法
逈出前代乃賂得其術諸書而歸請觀象監官金尚范等講究十年
始得門路會堉監領事奏請行之 命造璇璣玉衡其制多不中度至是
弘文官啓郡守崔攸之創造璇璣水激自運日月運速少無差違請令巧
思者依其制造成藏之本館 上承儲之初受仁祖精一之訓齋曰敬義閣曰
春心 命卿宰大書當惜分陰對越上帝揭之壁上又命儒臣書夙興夜
寐箴聖學十圖作屏列之左右以寓觀者 承旨柳陰進其先祖崇禎
所摸太學綱目十箴性理淵源撮要 上賜鼻化 上命世子觀後苑水田種禾
耘穫亦如之俾知稼穡艱難每誦其裏中詩曰田家辛苦完在目中○校理

鄭斗卿疏進詩諷十二篇 上優荅賜貂皮○斗卿號東溟少時以白衣從事隨儐相臨竹往見元相斗杓家不遇梔掛藍假圍領取着而出沽酒痛飲仍吟曰長安俠少出関西楊柳青〻黃鳥啼笑脫錦袍留酒肆劇令詩客醉如泥 上嘗偶斗卿詩不下於李長吉吟城中王亦大天下佛爲尊句曰谿谷以此句可與李杜相上下文 教曰斗卿終不以大提學書銘旌則豈不寃乎 閔應亨以副學承召入對曰聞道路言 殿下可復三代治及登前席大異所聞 殿下僅保社稷之主之志不固優遊不斷不至於危亂幸也 上和顏受之命盡言應亨歷陳朝儀橫潰貢賦不均諸宮魚鹽之弊 上嘉納之命造二銀盃賜太學館官及齋儒 御札曰賡侯舊典特賜銀盃非以侈也欲其久非以酒也欲其和也惟爾師生式敬勿替先是 太宗爲前朝國子博士行尙有青花

盞即位飭藏之惟多士宴太學許以此盃行酒 成宗改造失於壬辰亂至
是大司成金益濂請改造以償盛事有是 命監試試券寀其封皮又定
剳封書標之制以防用情設能麽兒廳選武士二千餘人逐朔試陣法忌
者汰之 臘享進供生獐各官生致營門 上教曰其弊不小予心不安不如不
享之爲愈令諸道後勿生致 上教曰昔行燕瀋之路備見穡事灌溉莫
如水車我国專昧此制其制令下于 廟堂審其便否傳布方外以爲勸
農之一助時以牧申洬編農書仰進 上嘉賞之 命多印廣布 唐律避
縣人李挺告湖右士民多被逮 上一見供辭 命誅告者盡釋証在令
有司給衣粮皆感祝而歸○淑徽公主嘗願得一綉裳 上曰吾方君臨
以儉永下豈可令汝着綉乎三千萬歲後汝慈爲大妃則汝雖着此人不

為非姑待可也○東平聞見錄曰戊戌濟州貢馬有身白鬣黑體大者
見者謂龍種 上特賜崇善君時益平公洪某諸駙馬中最長余新為
儀賓人謂此馬不歸益平則必歸余及 御覽賜崇善先君喜曰不賜
愛婿而賜庶弟甚感德事也又曰 孝廟於戊戌有下堂之憂久不瘳口
味不爽思嘗異物盧氏嬖不責該司使諸子及宦官宮女隨得以
進自後不無援以為例者得異物則必獻獻必取直至於希望異數
遂有不尊朝廷之意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豈盡語哉又曰李孝達侯達
乃後宮李氏兄弟也 上招之伏庭 命曰汝輩若藉汝妹使聞者有畏
汝姓名者將折汝膝後已孝達等惶恐不敢向人作氣 聖朝約束儐
御可為萬法又曰後宮於所生子女不敢爾汝 李氏於淑寧爾汝之 上

將加罪 仁宣景宗諱免李氏自止淑媛 顯廟在宮春累白之不許曰
留為汝他日恩後 顯廟禮待備至 肅廟時封安嬪
己亥時歲星入氐太白晝見是年五月四日○上昇遐○上有瘡腫欲受
鍼使腫醫申可貴下鍼鍼後雖穴血流如注用止血藥而血不止 上召
太醫柳後聖問之對曰千年石灰可止矣內局所進此藥而惟不止至午
時氣漸微喉中有語曰大臣大臣中官走出傳命領相鄭太和右相
沈之源吏判宋時烈急走入正寢疾呼曰臣等來矣不聞 玉音 世子及
中宮皆哭擗諸臣輩衆時啓字啓櫃在 大行枕邊 領相令內侍封
鎖着署稟 世子藏之令兵判洪命夏訓將李浣御將柳赫然扈衛
宮城○朝野僉載曰翌日小斂時院相鄭太和及吏判宋時烈及宋浚吉入

臨見斂之亦可正吏判吳執事鄭善興閔康以御衣補其短備處而斂
之以衾吏判引禮小斂未結絞猶俟其生之文請待大斂結絞是夕 中宮使
中使下教曰 玉體有浮氣將奈何即使次知中官以細竹度量玉體其一則果跨于
梓宮外墻而有餘院相與諸臣相顧錯愕新板又無得稱其潤者院相僉達
遂連板而乃用之其後外言以為由吏判不善小斂不得用梓宮而又以連板歸
罪吏判吏判深痛之飭子孫使於身後用連板棺云尤菴年譜曰賊臣曰礼
小斂不結以絞請大斂結絞 世子令大臣儒臣熟講鄭太和宋浚吉議只
不結一二絞以存虞禮之義賊臣遂出奉審梓宮則潤狹與斂衣不稱所
招知次中官言曰此梓宮必不容 玉體須以細竹量度而來果跨于梓宮
墻外賊臣即言于院相達于 世子急救廣板不得遂用聯板於是群臣

不遑以梓宮之不得用歸罪賤臣是夕 中宮下教于賤臣曰玉體有浮否對曰
此不須慮極浮則還縮今大斂尚遠其前必如常翌暮又啓 玉體浮
還平果如昨日極幸○英寧陵初尹善道以水原府治為上格龍大風
水載一遇之地議定新陵已始工役李景奭元斗杓李時白等以為健元
陵左崗即 太祖與無學親卜之地而水原畿輔閭閻民舍多撤毁論
不便吏判宋時烈以為不無五患之慮弘濟院即是 英陵局内自古有基
莫如定于此云云陵事久未決宋時烈宋浚吉又箚請健元陵内擇定領
相李景奭箚令捨 先陵内不易得之神穴反取五患必至衆惡必萃之地
安保地理之必吉乎於是定用 健元陵左岡○宋浚吉又言山陵有引見還
寃等參議諸不經請自行 上從之○東平聞見錄曰 孝廟因山既成

仁宣王后款謁于園陵未知廷議使余私問於先君鄭太和先君據禮婦不

上據議遂之 后不復言○癸丑奉遷于驪州詳見下 聞見錄曰國恤時大內

及王子女家進香也必以錦綉裁花揷於油蜜果其費甚巨 孝廟大喪

亦然後於 孝廟硯匣中得御書乃遺戒勿用綵花也 寧陵遷葬時

不復用綵花蓋遵遺意也領敦寧李景奭撰進 大行大王行狀無闡揚

平日志業者 上傳于承旨金壽恒曰期挽斯世伸大義於天下此實

先王之志也今此狀中不甚崇論此一款不可不明白顯出此意傳諭于誌

文製述官誌文曰臨御十年克念克勤未嘗一日或怠乃以其月日禮謁

其所謂創業未半中途崩殂嗚呼天乎 聖志克定卓然如青天白日常

有日暮道遠之歎時有荊南握對之賜其洗機訣計有非人人所可

窺測弧矢鐵杖臨湍豪英而齎志不伸惜乎時勢然也 王在邸勿見
五彩凝室神龜出現昔禹抑洪水而天乃以是錫禹使 王志業成就
則將不在禹下奈何天示兆而不畀壽使天下萬世不得受其賜匪風下泉
之終於疫風其意安在豈意不能勝氣數而然歟雖然建皇極明人倫以
基萬年無疆之業與地平天成者未嘗不同龜真有知也噫此所以慰吾予無
窮之痛也吏判宋時烈製進時諸議畏其觸諱迭請刪改領敦寧李景
奭貽書於宋時烈又抵書懇護使沈之源而入先恐動之 上問于宋時
烈力辨之 上命勿改只令勿刊以防宣泄 大行大王謚號彼人所定二
字依仁祖故事將不用太菴劉言既不用彼謚則八字將埋沒
請自我國加二字為十字諱時議多以不用彼謚為慮閔春曰烈聖謚

首以中朝所賜二字其下八字即本朝所定也 仁祖不用彼謚故只仁祖
既然今何處也 仁祖既用八字今用十字似未安 命從同春議〇黃江
問答曰 孝廟昌言復讎之事人至今以爲迂濶矣則以爲大不然 孝廟入
彼國時彼之南征北伐皆得隨行虜之兵丈技藝皆得知之惟龍骨大
馬夫大八王九王可畏今皆死無足畏者遂於戊戌與尤菴密勿經營
蓋 孝廟之意亦以爲衆寡不敵不可長驅惟養兵蓄財內備修攘
外存羈縻以待彼釁虜欵爲大伐者而未滿一歲奄忽昇遐天乎痛
哉 肅宗癸亥尤菴疏天佑我東箕子東來變夷爲夏逮至我朝聖聖
相承適值中否丙子之亂義理晦塞惟我 孝廟盡嘗曰予國以明天
理正人心以勅我五世而成敗禍福非予所以逆睹使 聖壽靈長則

其不但已也審矣上天不仁弓劒遽遺孰不為天下痛恨哉是宜追
崇尊尚加隆廟儀為百世不遷之宗領相金壽恒右相閔鼎重判
府事金壽興李尚真與六卿以下三司皆無異議獨朴世采難之
上命禮官斯速擧行刑判金德遠疏 孝廟世室已卜告廟曰惟我 仁祖
撥亂反正亦為不祧之廟不待當祧而知若謂日後亦行而猶不并行於
今日不幾有先後失序之義乎金壽恒閔鼎重宋時烈金壽興
鄭知和李尚真及朴世采以為 孝廟尊世室之日并行告廟似為
有據 傳曰今番仍行并告廟○因繼錄曰 孝廟末年清譯某隨使行
入燕站上有年老清人秣馬者呼而語曰我是巡邊使後從爾國來
聞汝國方有意大國何不自量甚耶 皇明不幸運盡於闖賊清

人滅闖賊而有天下頼天之助至此耳汝国〻弱力小故奉正朔退貢出於畏天之道也汝国能事夷君為大明伸大義名非不正而汝国兵力其能抗大国耶汝国如此陪臣亦將欽而背此心吾恐大国不行滅而禍起域内国隨以亡麗末汝国始祖回軍事尤可式清譯不知其意之有心而不告于使臣人無知者同行漢譯趙東立始言之

附己亥服制儀

顯宗己亥五月嗣位　孝宗昇遐翌日禮判尹絳参判尹順之参議尹鏶達　慈懿大王大妃服制儀大臣儒臣事達下禮官来問参贊宋時烈宋浚吉曰禮儀喪服疏雖有承重不得三年之文　大行大王既已承統無於倫序自是次嫡　大王大妃當為服不得過期年矣曰

鎬聞之乃引儀禮斬衰章賈疏所謂第一子死嫡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之文謂 大王大妃當服齊衰三年書送延陽李晴白院相鄭太和鍳宋時烈于闕門外示之宋曰禮有是說也然其下方又有嫡妻所生第二長者同名庶子長者同名庶子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種之文之均是疏說而覩其立之文之下意所謂所謂第一子死恐指未成人也仍舉四種說以對所謂四種說疏曰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種一曰正體不傳重謂嫡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也二曰傳重非正體謂庶孫爲後也三曰體而不正謂庶子爲後也四曰正而不體謂嫡孫爲後也鄭澗搖首止之曰 此顯若無子孫則此言無傷也今若以此爲證則萬一奸人因此體而不正之說搆成禍機則吾輩不忍言國事稅駕於何也宋

曰無已則大明律及國制無論長子庶子皆服朞以此為斷亦合從周
之義也仍示喪禮備要院相曰今得此證無憂矣於是大臣沈之源李
景奭李厚源元斗杓李時白等議皆同遂定為朞年尹鑴以不行
其說又引儀禮斬衰章外宗猶內宗之文謂 大行大妃亦當服斬
衰宋文辨曰內宗婦人皆是臣子故服斬今 大王大妃則先王之所臣事
也乃不服本服而反同於臣子乎鑴又引武王臣文母之說宋曰朱子既因
劉侍讀之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後人何敢為此言乎
十二月吏判宋時烈去國先是 大行大王因雷變求言饒判洪汝何既
斥李厚源而疏中有崩昉二字崩昉連額蓋謂李要兩宋朋比如山
連也乃鑴輩之計時以違豫未入啓至是公除後改呈宋時烈連章

乞罷留疏而歸

庚子三月掌令許穆疏儀禮註疏喪服斬衰章服父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鄭玄曰不言嫡子通上下也亦言立嫡以長釋曰言長子通上下之稱惟據大夫士不通天子諸侯言太子亦不通上下亦言立嫡以長者欲見嫡妻所生皆名嫡子第一子死也則取嫡妻所生第二子者立之亦名長子若言嫡者惟據第一子若言長子通立嫡以長故也齊衰章母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鄭玄曰不敢以己之尊降祖禰之正體也嫡嫡相承謂之正體乃得為三年衆子承統者同立庶子為後謂之體而不正不得為三年妾子故也 臣以 顯宗 孝考以 仁祖第二長子既承 宗廟 大

王大妃為 孝考齊衰三年禮無可疑今降為朞其服其禮而不
正不得三年者第其何據也設令第一子死也即為之三年則為第二長
者承重者當服朞不見於經文為長子傳何以三年註曰雖承重不得
三年有四嫡子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正體不得傳重
立庶孫為後曰傳重非正體立庶子為後曰體而不正立嫡孫為後曰
正而不體若經所謂之嫡以長而立之禮而不正耶請追正喪服之失
參今禮官稟處領敦寧李景奭領相鄭太和領樞沈之源議當初獻
議既遵行先王之制不敢更議云云判樞元斗杓議許穆所論皆
經傳明文禮所謂四種之說蓋謂文王為庶子之喪也非為母后為承
統之嫡子降從朞也且不可以當初微錯有誤典禮咸宋時烈議當

初妄議今被臺臣大臣拈出入室不可復容其喙也始聞服制
改定事來議臣以爲有別樣可據禮及見原任大臣及臺臣論則
真魏徵對昭陵相類也當初獻議時臣固知有此疏說而其說有不
能無疑者與其輕用可疑之疏說毋寧從大明之制爲寡過也今稽
疏其引證緊要只有二段其一長子死立第二長子亦名長子而服斬也
其二立庶子爲後不得爲三年妾子故也臣之當疑者正在於此稽之所
證亦在於此夫所謂長子死者未知爲已成人而死其父服斬後又立次
嫡謂之長子其次嫡死又爲服斬三年耶如此則其於無貳統不貳
斬之義何如耶抑以爲一死在幼年其父不爲之服不成爲嫡然後立
次嫡爲子而謂之長子此長子死則乃服三年耶若如此則稽三說恐

不得為定論也所謂立庶子為後不得為三年妾子故也云者此因疏
說而妾子故三字是穆自下之說非疏說也夫所謂庶子者因謂妾子也
然次嫡以下雖同母弟亦謂之庶子故疏有庶子妾之號嫡子第二者
通名庶子也然則 孝宗大王不害為 仁祖大王之庶子也庶非賤稱乃
衆子義也考諸禮經此類甚多未知此疏所謂庶子者果為猶指妾子
而次嫡以下不貴乎疏意不敢明知此臣之所疑者也今穆斷然不疑
更詢於穆則可知矣又曰文王捨伯邑考立武王而周公制禮則眷眷於
長庶之辨周公立經子夏傳之鄭玄註之皆無次子為長子說至賈
公彥疏始有此說賈是名儒然不經程朱勘破則未知其說果如穆
之所云乎且疏說既曰立次長亦為三年而其下又曰庶子承重不為三不

年此二說自相矛盾故穆必以庶子為妾子而次長不與焉今必得次長不為庶子之明文然後穆說可從也且有一說焉賈疏只言第一子死而不言第一子無後而死則此恐是未成人而死也此正緊要處許穆忽不細考遽然立說然則檀弓之免子游之衰果皆不近恤乎且以人情事理推之長子雖已成人而死次長皆名長子服斬則非但嫡統不嚴為父者一身上其斬不已多乎父至尊也女出嫁猶不敢服斬其不貳斬之義截然矣況父之於子既斬第一子又斬第二子以下無後限節耶蓋穆徒知第二子承重者服朞不見於經而不知第一子成人而死第二子承重者服斬亦不見於經也何可執一而廢一乎且以 世宗言之假如睿壽無疆 文宗先逝 世宗當服斬而立一大君為嫡一大君不

卒又卒則又斬後立之二大君如是以是大君皆服三年則是九三年
矣此必不無也若曰帝王當以即位者為統　孝宗既主　宗社不得不
為之三年云則亦恐不無如是則何必次嫡雖妾媵之出皆可三年假
如光海終於初年則　仁穆大妃為三年乎若曰　大王之喪雖緦麻婦女
亦必服斬　大妃亦當服三年云則亦恐不無為人臣者不敢以切緦服之
大王矣　今　孝宗大王於　大王大妃有君臣之義乃反以臣服君之服之
大王乎至於原任大臣所謂蓋謂文王為庶子非謂　母后為承統嫡子
降從朞也云者尤不可曉今日所爭只是次嫡通為庶子與否及既為承
子當服朞與否而文王既以庶子不服三年則雖已承統母后何敢獨
服三年乎況　大王大妃於　昭顯喪既與　仁祖大王同為長子之服其義

何可廢於今日乎大抵臣之議禮之失不能明知疏意不得已從大
明之制矣孔子曰吾從周今日所定安謂不至於大悖云云○左贊成宋
浚吉疏我國典禮實無爲子三年之制其在古禮尚不明何毋寧遵
國典之爲愈故臣亦無異見以朞爲定矣今日許穆之疏亦不能無疑
者矣蓋儀禮爲長子通上下而言也若如穆說則從今嫡妻所生而
十餘子而第一子死爲之服三年第二子死又服三年不幸而第三四五六死
皆服三年耶竊恐禮意決不如此且疏既言第二嫡子以下通謂
庶子之義其下文謂體而不正即庶子爲後者也此庶子穆必以妾
子當之果爾則疏說逕庭似無是理竊疑疏所謂第一子死者即下
文所謂嫡子有廢疾若有他故死而無子不受重不得三年者也第一子不受

重者死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子立為後亦名長子而又死則既不為第
一子服三年故應為第二為後者 服三年若第一子不至有廢疾無子既立
服三年則第二子雖他日繼為後而亦不服三年只服朞即下文所謂體而
不正是也若妾子為後而雖第一子廢疾無子而死不服三年而亦不為妾
子服三年故上文特言嫡妻所生以明之且不敢質言無乃禮意是
耶穆說之外又有或者之說以為帝王之家繼統為主雖支子入承者
皆當服三年果爾則兄繼弟叔繼侄毋論正體非正體皆可服三年
耶無終禮之禮悉不敢輕議云云○許穆有疏曰宋浚吉剏論與臣大
相不同臣所言者立嫡以長之義也所以為長子三年者以正體於上文
以其傳重也第一子死也立嫡妻所生第二長者亦名長子其服在斬

衰三年條則所謂既為第一子服斬則為第二子不服三年之文徑可不
見自第一至五大皆服三年之喩臣不知其所也所重者為繼祖禰之正
體也非為第一子斬也喪服傳註曰嫡妻所生皆名嫡子又曰嫡妻所
生第二長子是衆子又曰庶子妾子之號也有擧衆子而言者正服同為長
子斬衰三年為衆子不杖朞是也擧衆子則庶子在焉有擧庶子而言
者庶子不得為長三年是也擧庶子而衆子在焉以遠別於長子故與
妾子同號也非比類嫡子庶子未嘗同號也至於雖承重不得三年註有
嫡子庶孫庶子嫡孫之別且甚明白嫡妻所生不曰皆名嫡子乎庶子之
稱不曰妾子之號乎 孝廟以仁祖繼體之嫡子承 宗廟君一國矣喪不
用三年制降而為朞是體而不正之類歟正適而不體之朞服抑何重非

非禮之甚歟臣以喪服為長子三年朞年之制及嫡子庶子之別為圖以獻
之〻 上遣史官以移所進喪服圖更議更稟右贊成宋時烈辨之曰
蓋以上下疏說觀之則父為長子條既曰立第二長者亦名長子其下
文又曰第二長者同名庶子又其下曰體而不正庶子為後是也此三說一
人所記及覆裕考所謂第二長子亦名長子而服斬云者恐指第一長子
死於殤年或有廢疾其父不為三年然後立第二子亦名長子而三年也若
第一子死當傳重而其父為三年則雖立第二嫡承通謂之庶子而不得三
年也如此看則上下疏說不啻逕庭矣所謂第二長者同名為庶子云者盖
第二嫡子須別於妾子則謂之嫡欲別於長子則謂之庶固不害隨事
之稱也此庶子既曰妾子及次嫡之通稱則其下所謂體而不正之衆子

未見其獨爲妾子而次嫡不與之義也喪服疏曰君之嫡夫人第二子以下及妾子皆名庶子朱子曰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也正猶爲庶也正體祖之嫡也下正謂禰之嫡也雖正謂禰之嫡而於祖猶爲庶故謂之爲庶也所謂正體在乎上者嫡子承文後者也所謂下正次嫡之嫡子也何以謂之正又謂之猶庶也嫡故謂之正次故猶謂之庶雖嫡而以次故至其子猶稱庶况於其身不以庶稱之乎今以疏說及朱子說觀之此所謂庶子爲後者以爲獨指妾子而次嫡不與云者恐實不能信也 上疏 注耆年之議許穆作三疏不上又作正體傳重說曰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宗周之重在伯邑考而在不武王耶經常萬古大義不易易則亂矣君子懼焉

○前參議尹善道疏曰即今安危迫在朝夕臣不勝嫠婦之憂杞人

之懼噫聖人於喪制禮天地之尊卑宗社之存亡無不係於此矣承統之
子與祖爲體父之於嫡子喪必以齊衰三年者非爲子也乃爲承祖宗之統也
私家尚如此況國家乎況末世危疑之際乎然則定民志絶不逞之
覬覦實在此矣 孝宗大王之喪 大王大妃之當爲齊衰三年昭然明矣當
初儀註定爲朞年此豈明大統固宗社之意哉許穆一疏誠喜國家之
有人也時烈乃反詆非之還曰今必得次長不爲庶子之明文然後許穆
之說乃可從也今我 孝宗是 仁祖之次長疏說既有立次長亦爲三年之
明文則何必更求必得次長不爲庶子之明文於許穆也時烈又曰文王傳
國則捨伯邑考周公制禮奉之於長庶之繼周公豈爲伯邑考而作禮也
其可執此禮而謂 孝廟非嫡長而不爲三年乎時烈曰長子雖成人而死

次長皆名長子而服斬則嫡統不嚴云其意蓋是必欲得重服式人死
則嫡統在於此次長雖閒世終不得嫡統也次長承父體祖主光之後猶
不得為嫡統而嫡統而在他則是假　世子乎懷皇帝乎且次長而立者不敢
君於已死之長子孫而已死之長子孫不亦且承次長而立者乎古公雖立
季歷而泰伯有後則古公之嫡統猶在於泰伯之後乎文王雖立
武王而伯邑考有後則文王之嫡統猶在於伯邑考之後乎晰然又
曰為父者一身之上其斬不已多乎至引　世宗朝八大君設辭而證之
世宗之聖壽無疆而八大君雖皆短命豈有八大君各立三年之理此乃
必無之事乃敢以此等說御人也宋浚吉劄一嫡妻所生十餘子第一子死至
第二三四五六死皆為之三年云則是必無之理二人所見真是魯衛政也

時烈曰疏說既曰立次長亦爲三年其下又曰庶子承重不得爲三年此
二說矛盾云此所謂庶子果是正室衆子之稱則誠如上文矛盾如指妾
媵所生而言則不爲矛盾時烈何所據而明知此不是妾子之稱乎時烈又
曰大王大妃乃反以臣服君之服〻大王乎云父之於長子服斬者非子服父之
服乎何其言之無稽至此也嗚呼自 先祖倚重而委任者無如兩朱而
不能輔導 先王至有御厭之虞至於梓宮之不堪用乃爲古所未有之
變也衣冠之藏医從之大事而舍其極未取次久缺殊非卜宅安厝之意
也今此 大王大妃之服以三年改儀註行會於八方使大小臣民曉然知朝
無異議措國勢於泰山盤石之安臣以此疏之入不入此言之行不行卜
國勢之固不固國祚之延不延也云〻 巫者金壽恒等以用意陰慘啓之

上命還給 教曰尹善道心術不正當偪以重律有不忍罪者削官放
歸田里副學命佺修撰沈世貞等請示其疏於朝廷明其罪而焚之啟還
罷命 上從之善道三水遠竄館儒李楷等疏請亟正邦刑大諫李履儉
司諫朴世模正言權格掌令尹飛卿持平李棨鄭偉等啟善道疏直一
告變書請鞫問按律累啟不允只命安置 右相權諰疏三年之
制必無無疑請人猶且執述時烈所謂 先王不得為宗子之言謂之
甚已矣此所以來善道之讒也善道詆誚誠可惡而然言人所不敢言之亦
敢言之者無故而殺士不幸近之如臣踈妄酒狂不知將來有何妄作
得罪於 聖明此臣所以不可不去也云云 校理金萬基李端正副學命
棨等劾亦救護出人正言權請罷累啟而允之 權諰出城 上曰權有尹又

出去如此之士幾盡去國寒心缺然遣史官令諭速圖幡然副護軍李
唯泰郞李翔極論謂兩司又疏斥謂○宋時烈上疏待罪遣史官慰諭曰
啓曰嘗見漢文帝與南越書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然而當日不以此漢
文承主統緖皆漢文子孫也四百年之後昭烈正位漢中朱子大書特書明
其正統雖稱側室子而無害於正統況 先大王之爲次嫡乎臣愚之見如此
率爾妄斥善道之罪臣自犯罪也云云右相元斗杓啓曰帝王以宗
統爲重諸侯奪宗聖庶奪嫡卽古訓也漢文帝唐太宗雖以旁
支入承漢唐相傳之統捨此安歸乎今我 大行大王卽 仁祖之第二子
非疏所謂嫡妻所生第二長者乎余曰若言嫡子惟擧第一子若云長子通
立嫡以長也必曰長子然後通第二子以下承統者皆可爲三年其義乃

明也此說斷無為今日論禮之證何必强康乎為後不為三年之例自
生疑惑乎至於不貳斬本為々人後而言也既為所後斬又為所生斬則
是貳本也父母之為長子本為尊祖承統則雖三其斬安有貳本之嫌
目乎令練日且迫斷而行之是在 殿下儒生中李惟泰沈光洙許厚
尹宣舉尹鑴當在典問之列云々禮書啓李惟泰議臣與宋時烈宋
浚吉論之久矣所見無異同云云許厚議參商諸議惟在 聖明斷而處
之許厚穆之臣兄也尹鑴議諸臣各執所見惟其允合人心關係大經而守
之耳云々沈光洙議宗統為重必乎謂矣領敦寧李景奭議既陳前見今
豈有他領相鄭太和左相沈之源議當初議定只據国制及考實錄
有行三年之制既以喪制從先祖之議仰對 聖明何敢更議領樞鄭

維城議同尹宣擧在外不及議 傳曰從父議施行尤庵年譜曰禮訟之作權炭谷子維為先生壻者嘗責尹吉甫曰尊丈與我婦翁言則主朞年異吾輩言則主三年何不直也吉甫曰此事於成滔天之禍故時之道不得不然〇許穆朞三服制辨文為長子斬非為第一子也為傳重故也第二長子既為後則尊祖敬宗禮從而重第一子不受重則不三年第一子受重則三年此人係於禮所重在禮誤以為第一子斬為第二子受重者不斬則此禮係於人所重在人又曰所謂貳斬適人之女為舅斬不為父斬為人後之子為所後斬不為所生斬此則其義不同為次長傳重者斬所重在嫡嫡相承尊祖禰之正禮推之一本無貳斬之嫌今檀弓免子游衰之問在非所敢知也禮記公議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庶

子檀弓免而譏之司寇惠子之喪廢嫡子而立庶子子游衰麻而譏之
昭顯雖有子 先王之所廢而 孝廟嘗 仁祖次嫡既立爲世子受重承
統禮所謂正體傳重者也今以 孝廟不害爲 仁祖之衆子人之執論
不悔款駁一世而不悔自過好勝有如是也○宋時烈服制辨嫡妻
所生皆爲嫡而妾子爲庶也妻所生之中以長對衆則長爲嫡而衆爲
庶考之禮不審明白說古人謂武王爲聖庶奪嫡武王是太姒子豈非
正而猶謂庶又曰今彼輩大證不過儀禮長子疏所謂第一子死立第
二長者亦名長子之一語而已不曰長子死而曰第一子死者明其死於殤
年不成爲長子也其下只當曰立第二長矣又必着長字何也明第二子亦
死於殤年則亦不得爲長子必此第二子長爲成人然後始爲長子也又

曰儀禮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疏明言庶子妾子之稱而嫡妻所生第
二子以下亦名庶子者遠別於長子也其下仍著四種之說此謂庶子正指
妻所生遠別之庶子也許穆乃下妾子故也四字其誣甚矣 昭顯喪 仁祖遵
國制只服朞據禮經則實斬衰也旣於 昭顯服長子服則於 孝廟服
衆子服無疑也只是諸人惑於鐫穆等脅持之說不敢分明說破矣
己亥五月五日鐫自闕外入送賈疏第二長者亦名長子說余於
領相座收破鐫論鐫變說爲君喪內宗皆服斬之說余又辨以
母之尊反爲臣服君之服鐫又引武王臣文母之說夫論語古
註以文母充亂臣十人數之朱子引劉氏說子無臣母之義以破古註
之誤則鐫之說論亦異哉又曰彼輩引禮經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之

說夫所謂天子所建之侯若於倫序爲嫡則當其先之宗立廟於所建之國若理所當然則只曰立宗可也何必曰奪宗也夫奪之者明其不當有而有之蓋長子主宗經也次子奪宗權也又曰 孝宗既承大統則服雖降而大統則無損也服與統自是二事服之降明嫡之義也統之尊爲君之道也今 鐫穆輩必曰服降則統不在此以爲基禍張本其亦慘矣又曰人君於長子承統則三年衆子承統則朞其餘則絕而無服今謂 仁祖當爲 孝廟服朞者是以不承統之衆子服之耶如不以 孝廟爲承統則直爲無服可也其必謂當爲朞者以承統故也又曰以士夫言則次子傳重則其父當服朞其家之統傳之次子之子與孫豈可以服降而統不在乎尹鐫是猶黙者變其初說之窮遂爲子可臣母之說 如伯謙輩只以服

承統降殺動　主聽撰戴士禮又曰兄亡弟及是統不可絕而出於無別也
雖如兄此弟之倫不以死生有異故弟雖承統而兄亡爲兄自若也　庚子
獻議時引檀弓免子游衰者特以明　昭顯雖殘　孝考之待以兄服以
兄而當奪其宗如武王然矣既爲奪則是適於權非常經之道可知然
則檀弓免子游衰是其言經常之道聖庶奪嫡是聖人達權之道也
是并行而不相悖矣者　孝考承嗣時李相敬輿執經而爭之　孝考
即位亟之輔相之任宋公浚吉亦上守經之疏　孝考亦即宣祖大聖之通
經達權之理豈可及也以愚之獻議執此謂說其亦可謂山陰哉○尹鐫疏
曩己亥大喪時臣在闕外哭班時烈在闕中與臣書欲用禮家四種
之說臣執以宗王以宗統爲重四種用不得之意而不得行及庚子夏許

穆請改服制且書與李惟泰極論朞服之非公論既介改正歸養而
使時烈陷於罪且曰 太王之宗移於王季不得歸於泰伯漢室之宗移
於茂陵不得歸於臨江宗之所在服之所隆也爲一国之宗致隆高極尊
貴而猶曰以庶子而降服云爾則是不亦忒其本蔑其尊乎又甚詐
穆書曰長子所論正以破今日之議也夫婦所謹受祖宗重者謂之非
正同之妾子甚姘也諸侯奪宗聖庶奪嫡宗在此長在此武王既爲
天地之主則伯邑考雖有嗣續不爲太王王季之嫡矣漢高爲王爲帝
則劉伯雖爲長不得持宗而豐沛之祀矣 武王死太姒尚存則從禮
之服不得歸重於伯邑考漢高死太公無恙光武死樊侯無恙則當
與天下共服至尊之服不得以劉仲伯升爲嫡而降高光之服也然此猶

嫡產若漢文帝武帝皆側室子也登為帝尊而後則為其父為其母

者可論以嫡庶而不服繼體之服乎此王朝之禮與士夫不同也許穆見臣

書而駁之惟泰則悉之時烈等見臣書以為意在戕殺與臣絶今已十五六

年于茲矣世楨時烈門人也因常見臣說而以是得罪於其師門今猶感

言其辭為時烈分疏且不能知其說也云云 鐫之此疏乃乙亥世楨疏

救尤菴對擧疏也 辛丑知樞趙絅疏今日變災審理冤獄最為宜

一義而尹善道不入審理何也未知善道之罪果何罪也善道雖以宗

統適統為 孝廟之祖也當善道投疏之日誰為 殿下進焚疏之策也

高麗恭愍焚李存吾書光海海焚鄭蘊疏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

昔也 殿下雖屏諸善道宗統之說斷不可以置之也 殿下如大覺悟

明辨宗統嫡統之歸昭載先王實錄使論禮者不敢為異辞云云承

上南龍翼元萬石李殷相李翊漢朴世模鄭蕳和啓覲此疏全為

尹善道之憯肆無諱張之云云 傳曰陰邪不正之疏覽之何益還出給又傳

曰嗚呼歷事三朝惜乎疏辭陰慘何至此極今茲 大王大妃殿玉冊製

述不可以如此人為先以他人改付標三司請削出 上命罷職領相鄭太

和左相沈之源踈救何執義郭之欽正言權格啓請遠竄閱月啓不

允 判府事宋時烈疏曰當初所引檀弓免子游衰之說只欲明長子之

為長子無間於存歿而今善道拖引立孫之說為臣罪案至於趙絅之

疏又以善道為 孝廟去祖是則臣右衽於孫齊也又有一說以臣偏為

孝宗大王不可入廟之說臣驚隕欲死云云 宋相已夜各去國連被台

不赴至是国祥叙伸情禮至京而聞趙絅疏出郊待罪承敎諭
對仍上此疏歸 上問善道禮説之如何遂命仍其配所圍籬安置
癸卯修撰洪宇遠疏尹善道疏辞過激誠為過矣而其宗統嫡統之説
明白的確不可畧之論也宋時烈雖賢豈得每事盡善而無謬誤
耶今之護時烈者至欲使人不敢議 稍有議論群起攻之許穆再
上禮疏論斥出遠群無叔用權諰後之赤幟即被重劾趙絅以一言
救善道則指為奸邪并其子而永不叙用夫絅以累朝耆舊平生
素直可質神明善道自是氣節敢言之人曾以直疏立節昏朝先在
先朝有師傅舊恩今言語之過久竄風霜之地白首殘年死亡無日
伏願亟賜放還云云 上優批之諫院金萬均宋時哲元萬里寔齋金

益兼鄭維胄等啓請削黜玉堂李敏迪李翊鄭鼒等削論啓不
允時宋時烈宋浚吉皆上疏請罪 上援批 丙午正月金壽弘擬於先
道之論著說傳播壽弘 文忠尚容孫也嘗以虞朝祝文忠公之祀云大諫
李殷相司諫崔寬獻納李翊正言李稽等啓削版 肅廟初年尤
庵被罪後壽弘上疏已丈邪有 以臣爲邪說做作文字傳示中外云所謂
邪說指當初議禮之文也然以前後辨長論庶之文一部進御云云是
年嶺儒柳世哲等疏宋時烈所進文字曰次嫡皆長子而服斬則嫡
統不嚴是以 孝宗不得爲長爲嫡不得爲 宗廟主也又其所引下
正庶檀弓免子游衰之說而極悖理盖下正是稱嫡也故只得祭禰而
不得祭祖若如其言則 先王爲庶孽而殿下爲正則 先王不得繼 仁祖

之統而 殿下不得祭 仁祖耶儀禮斬衰章經曰父爲長子傳曰父爲之服三年尊祖之義也疏曰亦言立嫡以長者欲見嫡妻所生皆名嫡子然則 孝宗果爲庶子乎疏所云亦爲長子之長子即經文爲長子之長子則 仁祖之於 聖考有應服三年之義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則 大王大妃其可爲 孝宗而不服三年乎子夏傳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此所謂庶子指凡衆子而言初非次嫡之立爲父後者而言也疏曰衆子本妾子號嫡妻第二長者是衆子也今同名庶子者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號也然則爲衆子時則稱庶子以別於長子及其既立爲長子則不可仍稱爲庶子也時烈等以我先王爲庶子不可不服三年者不亦悖乎疏所謂禮而不正庶子爲後也此所謂庶子是妾子也嫡子爲嫡出

之親子故曰正體庶孫非嫡出非親子故曰非正體嫡孫雖嫡出而非親
子故曰正而不體庶子雖親子而非嫡出故曰體而不正此庶子果爲支子
斷不可以此加之於立爲父後之長子也明矣 孝宗以第二子位宸極可指爲庶
子而四種中不正庶子之服三之乎至若辨正之曲云云 答曰疏云是出後之重之意
而誠可駭矣 玉堂劄曰天子諸侯絶旁支於家子絶正統不降 大王大妃
之服期正以正統之期非如士庶人家子之期也今乃曰以我 孝宗指爲庶
子而降非著有若不謂正統而爲衆子之旁支者然彼獨不畏欺天之
可畏乎凡四種之類皆傳重而不爲三年不妨借統皇朝三百年 我朝
列聖皆用服著之制宗統因自若今乃著服之故統絶倫序之者不亦
証 祖宗乎且渠等所引文之所不降毋亦不敢降者因是 大王大妃既於

昭顯表其 仁祖同為朞年之制而今乃皆曰三年文之所降母獨隆二年
且從長以下同謂之庶子雜見於經傳曲禮疏曰君之適夫人第以下皆
名庶子內則庶子解曰庶子嫡子之弟詩本支百世朱子釋之曰本宗子支庶
子也庶之非賤稱亦明矣且下正庶之云疏家本意下正非庶子而猶為庶
云爾敢議引此以明庶非賤稱而渠乃敢以此妄加指為 先王不得繼
仁祖 殿下不得祭 仁祖言之不道孰甚焉 答曰陰邪不正之態予已知
之豈不欲深治而予意則不在於治其罪在於杜他日之弊也雖儒洪得禹
等疏 世哲祖述善道構禍士林之計妄論 朝家大禮於八年之後言之悖逆
信於善道也人君統緒不係於服之隆殺我朝 貞熹王后為 睿宗服朞 文
定王后為 仁宗服朞何害於傳重之統而渠何以 孝宗不得為祖宗主為

言乎己亥大祥時宋時烈等以禮經註疏不無匡庭處未可斷定先以朝
廷行之典大明時王之制爲定大臣朝廷之議皆同遂定朞制添之一字許穆始
以賤稱體斷勒成儒生之罪善道以宗統嫡統之說爲構誣之計化貝世哲
等又以 先王不得儲 仁祖 殿下不得奈 仁祖等說鼓爲不忍之說云云 崇
曰陰邪之態如見肺肝何待甫等之言朝家自有處置之道是 嶺儒成
震昇等湖儒尹澤等等疏論世哲罪 上教曰人心不淑世哲之疏非不
欲嚴懲一時施罰不足懲惡不如立爲定制以杜紛紛之己亥服制一遵五禮
儀有何請改之事此後若復如此雖稱儒疏當施刑章斬不饒貸之知
委中外○壬子兩正言趙嗣基因陳弊疏論朞制貶降之失有曰百世之
下必有議之者不可不追悔以慰 孝考在天之靈云云 都承旨張善瀓言

趙嗣基犯禁令請付有司勘罪嗣基就理編配諫院請遠竄不允俄
命放釋 是年臺臣尹敬教疏請領相許積 上嚴批以符合他意尤庵上
疏引咎疏上於正月而三月始批以符合者非疑於術閔春疏故尹斥許 上
大怒竄敬教閔春是年李選及金萬重疏陳儕退入地 命拿鞫時
上以許穆事大震威怒譴罰隨之尤庵疏論許穆仍乞免 詳顯宗紀 癸丑寧陵
奉遷時尹鑴等使嶺儒疏言己亥之不卜水原歸罪於尤庵尤庵上疏
待罪又以陵上表石事及閔慎家代喪事爲國舅金佑明所斥上劄
自辨又遷陵後疏論陵內無故事 上嚴批又上待罪疏不 賜劄 詳顯宗紀
甲寅二月○仁宣王大妃昇遐成服前一日禮判趙珩參判金益炅參議
洪柱國啓言朞服於節目中 大王大妃殺服以朞服磨鍊而家禮服圖

及時王之制子婦服有朞大功之別己亥 大王大妃殿旣服朞今此服朞
降爲大功以大功改付表以入七月大丘儒都愼徵疏 大王大妃服定以朞
追改以大功是遵何禮也夫長子與長婦之服皆爲朞乃國朝任典也
己亥 大妃服朞旣曰遵行國典而今大功之服乃出於國典之外何其
前後異也曾以國制長子之服爲朞年於己亥而以國制衆庶婦
之服爲大功於今日欲人無惑也難矣誠以衆庶婦服爲無害於禮
則以義有碍於後世則 殿下之於 大王大妃若曰衆庶婦之誕生則便
是衆庶孫也 大王大妃千秋有恨他日 殿下之爲 大妃也者將不以嫡長
子之傳重自處乎自古及今有承大統爲宗社主而不得爲嫡長子乎爲
殿下之地乃以嫡長自居則兩世報服之義前後有殊乃不稱於天理之

蔣文哉疏奏啓日引見大臣諸臣出示愼徽疏曰今番九月之制與己亥
同異會議考出以啓領相金壽興吏判洪處亮兵判金萬基户判閔維
重刑判李殷相判尹金字亨大憲姜年柏禮判李俊耉參議李奎
齡應教崔後尚獻納洪萬鍾等賓廳啓取考己亥收議以時王之制
施行庚子許穆請行三年之制又因元斗杓剳請行三年之制詢儒臣大臣
從多議施行判下矣大典服制只曰爲子朞而已別無長衆之別己亥初議
是時獻議亦稱時王之制又無長衆之別自有三年之議始以長子次子之
說仍然後以國制朞服是行大體爲長子三年爲衆子朞年即古禮而
不分長衆皆服朞乃國制也當初所定雖用國典其後諸臣所爭者古
禮而仍行朞之制故中外之人皆以不行三年而爲朞者出於古禮服

衆子之制而今番服制改定付標亦出於此矣 備忘記使大臣以下會議啇
欵考已亥服制以定今日 大王大妃殿當為朞年與大功兩欵而已滿低
所謂只是已亥謄錄謄錄考出豈可使大臣六卿來會乎亏則以已亥
服制為用國制諸臣多以古禮對今啓辭乃以為雖用國制中外之人皆
以為用古禮之官付標亦出於此云是國家所用為輕諸目所爭為重
是何道理以當為大功者何所據也已亥所未有之制始出於今日何也
大王大妃之於姜哥未嘗服長婦之服則朞服一節終無所歸乎賓廳
再啓云云三啓云云 荅曰卿等皆云云 先王恩渥而到今敢以體而不
重斷為今日之禮律乎庶子遠別之說不得貫四種不得為三年之
文矣文為長子四字下釋之曰立第二長者亦名長子之而其下傳

曰正體於上云其可曰體而不正耶賈疏曰第一子死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云卿等今日引證據不堪主宗廟謂生者也立之亦名長子者謂死者也卿等以不近理之悖說定為禮律指先王以體而不正可謂薄於君而厚於何地耶予宗廟悪也莫重之禮不可以附托之論斷為定制依當初磨鍊国制朞年之制定行 傳曰內旅家廟大功之意朦朧磨鍊厥罪難逃其時禮官郎廳并拿鞫又 傳曰忌先王之恩附托他論之罪不可不正領相金壽興中途付處兩司請還收金壽興付處禮官拿鞫之命 傳曰李光迪柳之發李濡等沒沒營救不可不懲并削黜校理趙根修撰權愈削救嚴批趙根補外大諫南二星疏救 傳曰阿附大臣欺君負国二星絶島遠竄賓廳議啓請呂皆待命 上教中

他論乃是指宋時烈 時烈進詣水原待罪
○八月 上昇遐 肅宗大王嗣位時宋時烈不敢入臨受服於城外差徒文
著述官 尤庵年譜曰 上遣史官諭召先生進詣江上疏陳禮論首末
以俟閒居治疏將上有李碩寬者嘗出入退慣至是來問疏意先生無所
隱碩寬蓋為鴈佃作也於是世楗受鐫嗾沒沒投疏云云 九月晋州人
郭世楗疏使宋時烈橫議何事也頃者執二三之論顯以朞服為正敢拒
聖教者祖述己亥康守朞服康子之說實倡於時烈附邪論之金壽
興猶被偏配倡邪論之時烈豈漏邦憲乎云云大憲閔蓍重司諫李堥
啓請世楗嚴鞫 上引見三公領相許積曰己亥服制只從国制 先王之意
非以 孝廟為次子而然則今春大功之服果似非矣大抵前後議禮只

以禮爭之而已非有貶薄之意向因都憲徵之疏下詢時諸臣重闢 天
威至被罪令者世楗假此爲說作爲攻時烈之資心術不正矣施儒罰以
嘗矣都承旨金錫胄曰宋時烈所論是非間既已決斷而猶慮其復
進乃爲此疏此宗非矣嶺南人之皆被枳塞誠爲欠當驟轉僧加爲此策
時之計矣許積曰若尹善道者雖可罪之至於只是論禮者并皆屛棄人
情憤怨如是矣右相金壽恒曰臣爲應被罪之人此後漸起者必不並
世楗一人何敢晏然矣左相鄭致和曰請罪世楗實出於公嚴鞫雖未
當不可待以儒而施儒罰也錫胄曰當施 朝家之罰矣 上曰停舉可
也 政院啓曰領府事宋時烈因世楗疏已下鄉云 上無挽留 持平李
秀彥疏辨世權誣 上嚴批館儒韓聖佑等疏 答更何起鬧予不

忍閔禮郎金光璘疏 答爾亦侈撓予甚痛惡玉堂承旨請對修
撰權愈曰世楗之疏危險宋時烈以三朝禮遇之臣狼狽而去宜治其
誣陷之罪副修撰姜碩昌曰但首禮遇之臣蒼黃去国但 上無以禮挽
留之擧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之語不幸近之矣世楗之罪宜從兩司請
屛諸四裔 上曰予初不欲停擧而以大臣之言勉從矣何獨請罪世楗而不
請李秀彥之罪也○備忘記李秀彥妻姜碩昌金光璘并削職不收
敍儒李必益等疏 教曰此疏儒并遞遠竄配因傾相啓只 命定配
李必益大諫鄭哲獻納李宇鼎正言宋徵請還收必益定配之命
答曰必益麽麽人敢以董牆邪正等語眩亂朝廷只治疏頭是未減錯
儒李沇岳等疏 答曰世楗忠言斥以凶邪必益邪說指為辨誣是何心腸

館儒李徵明等疏還給諸生空館 不從疏入十人因傳教還入 傳曰郭世楗解停特
命竄閔愼 詳見顯宗朝 傳曰閔愼已竄而誌文判府事上來未易以顔差換
進傳曰誌文中服制釐正一款殊甚踈畧改換以入又 教曰當初議禮
誤引故先王親考禮經釐正服制今此行狀中特加之者有若不據經
而勒定然改入 金偶胄撰誌文曰孝考之喪 慈懿所服以大臣儒臣
言從國制服朞至是禮官復遞殺 慈懿大妃之服爲大功 王丞
罪禮官又責首相不從明文而從人說於是邦禮無憾矣李彦相換
衮丹文曰朞切定制 震東決疑云云 進士朴鳳祥疏行狀誌文何等文字
而其定罪首相只以從他人說稱之所謂人者指誰而言徹從其說者乃可
罪而倡其說者有何顧憚而不爲之明言直斥乎至若衮丹之文其所謂

甚切定制 震東決疑之者殊涉朦朧 荅曰爰君進言于甚嘉尚
傳曰前日誌文行狀于議禮釐正累次改入終不免模糊今覩朴鳳祥疏
符合予意 刻殺無畢已無可及及其行狀中當初議禮之事併者必補鎖
府事臣宋時烈而亮也大提學李端夏曰臣考見撰輯廳日記則辛丑
宋時烈入對時待罪妄引繁文起鬧至此 先王不知臣賤加之罔極之恩
臣於昇遐之後豈敢一毫貶抑之意哉今之指臣者指以為言臣實極天
冤痛 先王荅以益可見卿之忠誠耳臣又見庚子宋時烈獻議雖有四
種說此不過言三年之服不然無疑而已未朱歸之闕疑以從明制固
與宋時烈何嘗為国典之說欲行已見哉 及至 仁宣大妃初喪禮官定
為大切此非在外宋時烈之所知也云云 傳曰貴辭按章節之痛駭越今

改入又傳曰一節改換有何遲緩也即爲改入改換曰因許穆疏命詢大
臣儒臣儀禮四種之說此本時烈所引言云云 上教以所引之所字改以誤
字以入李端夏疏臣於宋時烈有師生之義迫於嚴令旣作書其姓名
又承 聖教書誤字於其名之下退而思之悔無及矣云云 傳曰李端夏知有
師不知有君父罷職不敘 乙卯 上教以行狀議禮殊欠明白命抬吏判
尹鐫改撰鐫撰曰 仁宣王后之喪禮官初以朞年定 大王大妃之喪服
蓋用唐宋長婦之制也黨人時烈以爲前後異制屬禮官趙珩等以大
功改付標蓋用嫡庶之制也 王命賓廳會議 親考以嫡妻所生第二長者
亦名長子之文爲主而 大王大妃改服朞年以稟旨擅改罪禮官以附他論
罪首相附麗之人次第論罪且將大明黜陟而 王不豫云云 庚申鐫伏法癸

夜兵判南九萬追段行状 孝廟初喪大臣與儒臣議定 大王大妃服制遵
用明制国典為碁年許穆陳疏引儀禮宜用次長三年之服 王命詢大
臣儒生宋時烈曰疏説有似無疑當以傳疑之法處之姑從大明之制明白
無疑亦執前見国制以對遂仍碁服 王大妃初喪禮官昧先是尊用国典
本意以大功為 大王大妃服制 王命會議公卿對以儀禮四種之説此本
時烈誤引語也 王親考禮経註疏仍命為碁制不以稟旨罪禮官以
附托他論罪首相然後国家典禮始定可以垂萬世矣
○十二月獻納李宇鼎正言睦昌明以宋時烈請罪事於論司諫沈攸
引避啓曰領府事宋時烈荷 孝廟不世之恩侍以賓師契合昭瀜有若
漢昭烈之諸葛亮唐太宗之魏徵時烈為 孝廟盡節之心可質神明

而議禮之際古經文義雖有見解之不同若可以此而罪之也 傳曰沈攸

削奪門黜 宇鼎昌明及南天漢李沃今啓時烈當己亥大喪之日

大王大妃服制自有次長三年之制而乃棄而不用必設奪舍於四種體而

不正之條致令 大妃服降而著人情大駭公論斷起時烈自是謬見其

獻議曰 孝宗大王不害爲 仁祖大王之庶子又曰次嫡皆名長子而服斬

則嫡統不嚴肆然下語不自覺爲貶損君父之歸言之悖倫何至此極

極其辭之窮則誘以遵用明制而乃其本意不在此故令春 仁宣王后

之喪 大王大妃服制又降爲庶子婦大功之服於此益驗其意本在於禮不

正之條矣李楨 先王洞辨其謬 殿下嚴命太史載列金石時烈以前論

壇禮之人尚帶職名請罷職依啓天漢等又啓削黜依啓 判府事鄭

知和蔚救　答卿何讀慌大諫李柙司諫李藘正言任弘達引避啓
荅曰柙弘達遂差藘罷職豊學儒李世弼等疏下　上命遂配生員
李萬謙進士震栻司勇尹明遇等疏皆遂給　傳曰禮賓正尹鑴掌僉
擬前正郎金壽弘兵郎洪汝阿司諫除擬壽弘即前擬捴意遂論著疏
者汝阿即因前啓二字作兩宋者也○黃江問荅曰儛坪子楨福昌柟福善
素膳積　肅廟初年擬違祿諸福顗窺非公但西人當路恐不得邑擬
合諸南以鑴穆為主密謀宋其乃西人領袖若除去則可以盡逐西人逐
宋以己亥服制為罪案則如反掌耳乃謀間內外以煽甲寅禮去○尤庵年
譜曰時山論日急鑴穆既越擢入朝大引羣不逞大諫李之翼首被出
虎引拔十一月許穆擢權大憲　南宜拙二星墓表曰甲寅壬裾之作公故

禮諸臣竄海島公之外兄有趙時諂奸者寄書曰叔今年運厄丕觴
悲傷公以詩答曰萬事懶從屠尹卜一生長恨楚臣醒公甲寅以來益思吾
先子有詩曰青山何令高卧兒戲人间又一場蓋吾先子嘗謂世事如兒戲
好誦康節高卧看兒戲之句耳云云遂齋所撰
○乙卯正月南天漢李壽慶合啓時烈假借山林把握朝權閑節狼藉
請托橫行又曰去年遷陵時石物之觸久退壙之水患旣自目覩而敢以
殊常等語肆然譏嘲又曰安有主宗廟十年之君不以嫡統許之者乎又
曰池瘂三父子之爲世所罕有瀕指道臣而酷刑又曰敗常乱倫教閭舘
府父而極矣又曰宋浚吉李惟泰之獻議依據時烈之前箚遂昌
惟和鉗制一世尹善道之論可質百世而受時烈之旨遽請殺之甚子

仁義登第父子所餾而死嶺南多士呼閽論禮則重法繩之請宋時烈
極邊遠竄故判書宋浚吉追削前參判李惟泰削黜 乾李宇鼎
睦昌明李沃等連啓持平吳挺昌等請對力請遠竄時烈遠竄德源
承旨安縝啓以不可宇鼎啓罷縝初將擬任相元大司成南九萬萬削
救至是金錫胄以大臣直竄法例所無為言許積請用之次罰之并不允
左相鄭致和豐陽君張善徵削 荅曰營救誤禮之人亦未曉也兵判
李尚直削勿論時烈之有罪無罪只以 孝廟賜棗之意釋之云云司
果李檡等一百卌八疏還出給司藝金益廉疏詆先正遠差教官黃世
楨疏絕島遠竄校理尹趾善疏 荅曰營救之態不忍正視執義尹一
搢文疏時烈臣之所師者也丙午柳世哲之上疏也湖儒有代辨此等臣斷不甚之

疏妄論禮説不可偉免 答曰勿辭四學儒生朴泰尋等二百三十八人疏
之頭停擧 忠全兩道儒鄭祥龍等累百人疏以爲當宋時烈竄逐之
時有星隕虹貫之變吳慶元己卯宋子請罪時相符云、傳曰祥龍疏意
亦隊擬君父於宋寧宗之昏比大臣於韓侂之奸指時烈以宋朝儒賢
此所謂只知時烈不知有君父 慶源投畀 金浦幼學李萬亨疏救
時烈且言朝日事○清州儒柳彌明者愚妄無識欲上疏來文於士友忽
有人授以疏草蓋史畧太丁太甲之説也彌明遂上之政院却之大臣尹
鏶啓李萬亨醜辱朝紳至以怪鬼爲言柳彌明論宗統嫡統無非悖
逆請更爲推入以爲辨破之地掌令趙嗣基疏時烈弟子彌明指擬
嫡統所在作圖曰宗統自有所歸云此檄也非疏也 貼 孝宗爲庶而指嫡

統所在傳檄而播聞是 仁祖之嫡不傳於 孝廟不過為憲宗假攝今日
臣子皆僞朝之臣以將置國家於何地云云鴻明疏推入傳曰當鞫問觀
明經司崔愼各刑一次定配萬亨疏推入 傳曰敢言已發議禮非為貶之
蒲富寧定配許積救施儒罰鑴嗣基等啓此路我朝豈沛人心淳古
嵩以誘疑請時烈移配南遷安置大臣李壘執義吳挺昌獻納睦
昌明等請荐棘遠惡地始定熊川許積箚陳乃定長鬐 大臣尹
鑴掌令閔點持平俞夏益李沆等啓時烈等十數年秉執朝權有甚
於洪承猛敵之害請前大臣李惟泰前執義李翔遠竄司藝金益廉
削黜依啓鑴與嗣基又啓前判書閔鼎重前參判李端夏削黜依之
啓沈檀復爵朱浚吉追奪官爵之啓依 允同春門人洪得禹趙相愚

等疏下皆被竄掌令趙嘉偲疏曰禮意深奧自古名賢亦或誤解矣時
烈所以謬誤固無不可至以貶降爲罪案聽聞寒心諸臣之竄黜凡幾
人章甫之編配又幾人哉此惟不足又及於旣骨之宋浚吉噫噫亦太甚矣
吏判許穆疏曰臣於年前言建儲事 殿下已離襁褓而未有建儲事
臣以此上疏時烈以此有不悅語至今攻臣者以宗統嫡統之說云云是年
許穆陞吏判尋拜右相○李袤疏請善道贈職 蓋尹善道不特忠
直乃 孝廟師傅被謫好任遠竄絶域因儒疏 先朝特賜還歸死尚
未伸雪故贈職正卿而未贈議政者其疏中有未安辭故耳 時尹鑴建
白 大王大妃之於 先王當服斬衰三年諸議不可其議不行 詳見肅宗紀
○七月執義南天澤掌令李馥以璿源正邪禮告廟頒教事發論持平

權瑎安如石立異引避掌令金瓊請遞天澤等其論遞正
丁巳六月鶴等又使鄭之虎劾告廟論正言李后正獻納李日井立
異引避特平金鎤遞而李而出鄭李元禎曰若不殺罪魁而只告
廟有何難哉校理李鳳徵曰豈以宋時烈死生於此告廟乎左相
權大運曰不殺罪魁只告廟非重大之事矣於是金鎤權瓊等遞
啓 答曰向者李溶者滿紙疏說斥臺官為惹動起𧩙之端令日甫
等又從而發論其心不可測亟停勿煩 上謂許積曰卿居首席何無
一言積曰雖只行告廟不為加律既告之後若曰告廟而不殺罪魁寧有
是理乎則無以調劑 聖明量此處之好矣許穆曰一種議論惹來時
烈加律欲為阻遏非所以奉 宗廟之意也時李元禎曰乙巳偽勲之

削也亦先廟而尹元衡未嘗加律云々判樞鄭知和箚尹元衡已於明廟
末年擯死僞勳始削於　宣廟朝近聞廷臣以元衡告廟不加罪爲言
告君之辭何其誣罔哉只行告廟而必不加律之說萬々無理將至不忍言
之地云々兵判金錫胄曰當今所務惟在鎭定而告廟事終擧極爲寒
心矣趙嗣基柳命天命賢李鳳徵李聃命等疏請告廟儒生李
溙等四人蔡彭胤等十四人鎭川朴之澐文義黃錩開寧薛居阨咸陽
盧顯嶺南李在寔等湖南薛圭徵等太學生李震翼等六十人
果川許棟叅奉洪萬亨等皆疏請告廟〇龍仁趙舜善疏致時烈
于獄究問其情則理必屈服請斬時烈之疏必自其黨出矣　學儒
李碩徵聚徒百餘人疏請告廟以僞朝閏位等語下議禮大臣又

參判呂聖齊所篆文中王字缺畫以為亦臣之心金錫胄陳其停慶之

收頑徵又疏斥金錫胄 神武門韓俙胄等語 上命停擧權大運吉甫徽

伸救解停校理崔錫鼎救宋時烈金壽恒且斥尹鑴奸狀閔宗道吳挺

緯請遠竄 答曰伸救罪魁情態過惡遠竄可也○尹櫶等五百卌二人疏

教曰贊揚罪魁而目廷臣以豪貞不可不懲江界定配尹憲卿等一百八人

疏 教曰救解罪魁指朝臣邀逐定配蔡河徵等一百六十人疏配慶興

李東亨獨疏配慶源李永數等疏尹夏柱等疏并還給○十月增廣會

試題義疹不如惡名右相許穆疏左傳引喻專以舍長立弟為非矣

令其用意賊非 先王釐正之意云云試官朴泰維遠配詳見肅宗紀是

年朴澐疏論宋時烈事先是乙卯鑴穆與楨柟謀不軌 明聖大妃

發其奸禎柟甯尹鑴洪宇遠疏勸 上照管 慈聖動靜丁巳許穆請
放禎柟從之有幼學朴瀗疏證 慈聖判府事金壽恒劾論瀗罪其言
禎柟事 上嚴批壽恒付處瀗原情內宋時烈葬以爲己亥議禮尹善
道趙絅相繼陳疏終不能得而 先王末年覺悟者必有數三公子出入
禁中交相浸潤之致云云 判付內 先王親考禮經可質神明必由於二三
子說敢加於 先王各別鞫問右相許穆劾救瀗此疏非瀗自做之說
云云丞旨趙嗣基疏救瀗以爲瀗盖論造言之無状非敢自欵非毁
先王 慈聖也云吏判尹鑴又疏瀗瀗特爲定配 詳見肅宗紀
○己未以釐正祔禮告廟是年三月 江都有投書變移配宋時烈于巨濟
初宋門人石谷宋尚敏上疏 備述禮訟始末作一冊子又陳鑴穆奸状

時外人李有楨詠鎬嫉投書江都有宗統失序推戴王孫之語鎰城
將李儁送其書于兵判金錫胄 錫胄追之 上命搜捕投書者尚敏
亦疏適値此際出徒以爲其有湏出書滚合爲一既杖殺尚敏及
鎬疏人朴世徵又杖殺李儁安置王孫焜〻等絶島鎬又恐動以爲
有變請令宮城又引武元衡事請護衛之術家於是兵擁偉權大載李之錡等
合啓栾時烈移配絶島荐棘 先是鎬又使其門客李熀作匿名書列書
一邊士流爲謀逆夜掛城門鎬上密啓請盡殺匿名書中人其書中有居
昌之云捕詰居昌其事遂歸於熀鎬又欲掩事遂解於是人皆謂有湏出
書而時輩所做也又捕鞫有湏沒〻誅殺以滅其口仍以有湏之變而時烈
釀成請告廟頒教 先是 詳見 肅宗紀 大諫崔文湜持平李漢命襄正徽越

納李華鎭正言金儁相李賓等合啓崇統失序非有湏之言即時退之
言也焜焜無所與知而安置絶島則豈可使釀成凶謀之時烈反與焜焜同科
哉今已告廟須教請按律副學柳命天校理睦林儒沈檀睦天成吳始壽金
聲久李湜等劄請從兩司啓不允領相許積曰臣則以爲時烈受 孝廟
罔極之恩安有貶降之意也是執拗所致矣及見檀弓免子游裘又以爲妄
發渠亦 榻前自陳妄悖矣厥後抵于金壽恒書出則始知其心所在尚
斂丹子投進之後尤覺本心所在矣又曰前者 寧陵壙中有水蟲蛇出
入之跡非但十目所睹渠亦目睹而從欲遠之出入壙中之人衣帶盡濕而
出而拂拭則見而發怒至於既遷之後又投疏追咎語極凶慘其[illegible]
蔽何可勝言乎柳命天曰其書所謂溫泉則逐年 幸行 寧陵一不展

謁初以弘濟洞爲遠而不用耶 寧陵之近而不能省與 英陵何異
哉此何等語也權大運曰時烈 宗社之罪人也 上不允大運曰安知無隱伏之
禍自在不日耶今戒嚴已罷人心危懼如不允從此啓則寧陵爲倌賊㡯儻
以爲防患之地 上不答許穆劄曰時烈以 孝廟爲不當立之君貶損 至尊
疵毁 先王罪當死一也 寧陵玄宮不敬之變時烈專掩匿覆盖以地蒸
積之氣誣爲吉祥請外滲封築罪當死二也時烈擅國自用聚黨陷良善變
更舊章誤國亂政罪當死三也云云會啓累月不止湖西蔡範夏李之獜
等相繼疏以爲越海招寇指日犯闕放火宮城云云嶺人李顯命疏言
宋時烈以捨孫立子譏 仁廟胃嫌貶國體 孝廟云云 上皆以勿煩答
之合啓凡五十七度 上終不允遂停○尤庵年譜曰 寧陵之遷實由

石儀鑄隙事有難言者先生以情跡之嫌不敢有言乃貽書右相金壽

興曰庚子 聖上親審改封實出 聖斷令專罪諸臣豈 聖人所自尊諱

責人之道耶執事不可不容匡規式庚子後 聖上遽禮府康 陵然溫泉

則溢年幸行此不能無疑今日啓迪之道執事不可嘿嚅也蓋先生之意宗

出於程子昭陵時極言於韓富匡救君德之規也金公畏是從不敢入告至

是爲積弄構罪先生之一端然先生嘗於戊申劄本己酉筵對已陳此

義至於遷陵時隧內乾燥無故備陳於總護諸臣之封啓積乃以壙中

有水衣帶盡濕等語面謾君父罪狀先生可勝痛哉○遷陵後宋時

烈 上顧而疏曰石灰極堅斧斤相激出火今許積言則壙中有水痕有虫蛇

出入之跡云云異哉○秋命放李惟泰疏決時右相吳始壽曰李惟泰進

悔献議本無禮經以三年為是被罪後以長書遺時烈時烈詆毀其書
中文字播傳儒紳間又有貽書絕交事云云如此改過之人放釋好矣右相
閔熙知禁閔黯同禁李夏鎮大憲吳始復等皆言放之何害睦來善曰
所謂悔過不過私相傳播全釋未知何如 上曰果有悔悟特為放釋○黃
江問答曰癸丑尤庵在萬義草廬在宮村一日草廬送書於尤庵曰京裡人
每來問禮說不暇酬應欲作此書以示來人願點化送之尤庵看過字病語
病處手加點化下段有湯武以諸侯為天子則當以諸侯待之乎當以天子
待之乎云云尤庵答以書還送之甲寅尤庵竄長鬐草廬謫寧邊
也李夏鎮謂李㴵岳曰惟泰新禮說頓改已見改過為貴我欲白 上
放送而收用耳所謂新禮說即癸丑送來尤庵之說而所謂頓改前見即

湯武之之一段也金漝往長髻以告尤庵尤菴不記草廬前説之可以東西着而疑其別有新説尹極適來長髻尤庵曰近聞草廬有新禮云得見否極曰未也辭歸以書責草廬草廬乃送尤菴所點化禮說曰此非我獨為尤菴之共商量也此公險陂以造我謗也極取視則果尤庵筆跡也極亦疑之草廬蒙放中途忽疏以為臣之所見如前無異不可蒙放云之還出給

庚申三月逆堅楨柟伏法積鐫始壽并賜死金錫胄等録勳特放金壽恒還拜領相詳見肅廟朝堅獄時鄭元老招內吳挺昌女選入後宮事若告庙殺時烈以逆黨殺光城則其事易成之之右相閔鼎重曰以今獄情觀之是時所告廟者其意不全在禮論也領相金壽恒曰以此觀之宋時烈之

尚在罪籍寧未曉也 命告廟首倅人李沃祭文撰述人權瑎定罪 命
宋時烈中途付處而已全釋李惟泰疏臣與時烈既無服制之說時烈亦無長
書誣斥之事所謂大臣之言皆誤達也甲寅都憲慎徵疏竟盖謂臣等不以
孝廟爲禰子孫語極凶險故相臣與徃復曰宋英宗以傍支入承程子所謂
之嫡子則况 孝廟以次嫡繼何謂非嫡子乎時烈亦以爲然及臣竄後學言
出謂臣新作禮說以爲免禍之計中外宣傳其所謂禮說乃甲寅與時烈
往復者也大臣所達無乃訛傳耶云云 備忘記曰今觀李惟泰疏與時烈無異
然則不可仍置荐棘中特爲中途付處移清風尤庵以爲臣罪自若而自
上誤聽人言徑蒙放宥義所不安欵仍留禁郎以爲既爲付處不可自留乃
不得已登程而已蒙全釋尤菴年譜曰朝廷一新 上於禮論猶未祛惑

至是 上以李惟泰改前見特命叙復惟泰上疏以爲先生已説與已同
上命移清風先生嘆曰 天恩罔極汝與泰之分利寧不如枯死島中 仍
有一絶曰聖主寬恩海島囚鯨波重渡淚縱流惟茲嵩要ゝ同利千里山
川總帶着 貽書文谷曰鄭意以爲 孝廟却是周武王然必奪而後爲
故嫡不得曰衆不亞聖ゝ廢又不得不得不曰體而不正又不得不引檀游以貴賤目難賭
之罪彼則汎引嫡統是杢然之嫡統故暴時ゝ輩以爲與已符合至聞
於 榻前而念汝嫡之説已見於 孝考誄文中何待渠疏明耶且與宋尚敏
所言所見一出於鄭説李泰判與李仲翔書有曰宋尚敏并欵奪 仁祖
大王之嫡統於此尤見其鄭説大不同也不同而同受其利古人亦有黙黙
受之者耶今日事 聖恩則雖糜粉何可報也第因李疏変實

而得之既不如拘生不如死窮殺將此情實上書都堂以爲還入絶

島計此計若成則快活如登天矣要與老峯同見之時 上並覧此禮疏

之本爲假托先生行至陜川聞金粹之 命○傳曰尹善道贈職還授

○命伸朱尚敏竟贈職錄其子敉棄被竄人一併放送○傳曰朱浚

吉追削之論到今思之豈非已甚乎特爲復官○傳曰邢禮已是乃敢救

疏眩乱者直以逆律論斷俾令卿至士人知悉○十月拜庭時烈領中樞府

事別諭宣召曰予以沖年偶理未明聽於屋杠之說使卿北謫南竄至於六

年之久到今悔恨曷勝慚靦予既洞察卿受誣之狀卿亦豈以前事概念

不爲幡然乎予與卿不得接顏面企想之念倘後如何茲遣史官申予

眷眷之意云云又遣近侍 命偕來並入城辭恩入對○是年坤殿昇

遐氏服後出城尉陳鄭戴嵩事 上敎諭勉留○年譜曰先生嘗記己亥
議禮時與戴嵩先相公太和問答語丙辰鄭公將配 顯宗廟庭趙嗣基
疏斥鄭無甚同爲誤禮不當配戴嵩數分疏交謗疏斥先生所記至以考
見備要之語歸之盡妄先生至是略及於尉中文引漢賈商事以自訟且
曾被惡名不能自暴戴嵩又疏執前説不肯自服玉堂尉論究其所記
乃與故相鄭面對酬酢且所記中措首尾之〻語乃表出太和之先見而戴嵩不
此之察必欲辨析且取考備要一款見於丙午堂尉不啻明白之〻朴西溪禮
訟辨曰其謂當服朞年者曰次長子固未免爲衆子雖長子殘
而次子繼而爲嗣旣本非長子當服衆子朞年之服當服三年者曰次
長子雖非長子因長子殘而次子繼而爲子是亦名長子當服長子三年之

服今使傍人覩之其謂當服三年者不能不以 孝宗為次長子其謂當服
朞年者亦不能不以 孝宗為次長子甲亦曰次長子乙亦曰次長子然而一曰次
長子當服三年一曰次長子當服朞年雖著三年之說不同其為次長子之實不
可易矣同是一說而破為兩說爭辨排擊一至相不已時亦異矣夫服之隆殺
豈係宗統 孝宗既以 仁祖之次子建儲嫡嗣君臨重統則謂 孝宗為
仁祖之長子豈是以擅先於 先王謂 孝宗為 仁祖之衆子豈是以庶陋
於 先王今但以 孝宗為 仁祖之第二子之故而有此紛紜不決之訟耳假令
孝宗之於 仁祖為第四子第五子 仁祖擇而建之則此訟何由而起也然則
服之隆殺其果有增損於 宗統之重乎既承大統其為第二子與第四第五
子固無分矣設使武王崩後太姒尚在其為武王必服三年與不服三年皆未

可知也然不服也有貶於武王乎服之也有光於武王乎當是時亦可使有宗

統不明之說乎明者必有以辨之矣夫 仁祖之授 孝宗孝宗之承 仁祖如

周之武王文王其亦延美制服之隆殺輕重又何與焉吉禮既無正文傳疏間

有異同一時之禮是酌行之用甲用乙無所不可固不可以服之隆殺而係夫宗統

之明不明也何者使 大王大妃服之朞年 孝宗統傳 仁祖之宗統 大王大妃服

服三年亦統傳 仁祖之宗統宗統在是又安往乎既有上承 三后之朞下

垂億萬世之傳巍巍乎為 廟社之主猶且以服有隆殺而見為宗統之

不明者乎然則今日之因典禮而執為宗統不明之說者其亦不仁甚矣

其亦欲有所激而故假之說矣其亦欲有所擠而故借之名矣其為心也

吁亦險且危哉此皆由於黨心也若使鑴善道輩定為朞服之制又無

世詰愼徵之疏矣〇肅廟癸未館儒洪啓迪疏請取朴世堂非毁朱子經

辱宋時烈之書投之水火嚴加懲討 上從之按年譜曰世堂極僭也嘗作

一書名以思辨錄傳攷朱子經書註說至於中庸則變亂章句一譏賊

鑴套又作李景奭碑文侮辱先生比於少正卯洪啓迪等疏辨 上命

取入世堂註說及碑文 命玉堂諸臣取其思辨錄逐條辨破後幷碑文投火

遠竄世堂李寅燁疏言世堂是奉輔文老病不宜遠竄 上只命削黜命

彥明請勿投火 上嚴批景奭之孫一履成曾孫眞望世堂之徒李翼明幷

疏誣先生儒生尹陽來李基洪金鎭圭鄭纘輝幷疏辨 上皆開納

初世堂註南華經先生曰此人必將改經書矣其家奉梅月堂畫本梅月我東伯

夷也其遺像即頭陀掛念佛也此人每事求異於人甚可慮也今改中庸先生之言驗

相臣錄

左 趙翼 字飛卿豐壤人号浦渚尹月汀門人謚文孝性至孝々僉樞年八十九常
患大便秘結公位正卿年過六十以指塗油刮出晝夜同室僉樞每稱
謂曰我四寸趙判書愛我誠感激盖老昏不知為子也所饋藥果累置褥下分與公々思斯老
人意不拭塵汚前坐甘啖之

領 金堉 字伯厚　人号
潛谷謚文貞

右 李時白 字敦詩号釣巖延
平貴子勲謚忠翼

右 韓興一 字振甫号久庵百
謙子西平浚謙姪

左 具仁垕 字仲載号柳浦草
堂宬子武謚忠武

領 沈之源 字源之号晩沙青松伯應符
後孫昏朝立節反正拜孔正

左 元斗杓 字子建原州人号
灘叟忠壯豪子勲

右 李厚源 字士深　人号
迂齋謚忠貞

文衡錄

趙錫胤 字胤之 人號樂靜大匡吏參諡文孝三陟家在鎭川一日入京翼日客來告于文大諫廷虎曰吾自鎭川來見令胤乘柁船覆沒公徐答曰吾兒豈乘柁船君誤見矣客曰吾豈不識面乎曰姑俟今日可知客去而樂靜來蓋初乘柁船見其危而乘他船其客但見其初乘也

尹順之 字樂天 人號涬溟禮判

蔡裕後 字伯昌 人號湖洲吏判

金益熙 字仲文 人號滄洲諡文貞吏判

湖堂錄

李一相 字咸卿延安人號青湖諡文肅禮判三世典文白洲明漢子汾沙聖求壻曾孫天輔益輔鼎輔

金壽恒 見顯宗相臣錄

南龍翼 見肅宗文衡錄

李殷相 字長卿延安人号東里 玄洲子重試刑判謚文貞

洪葳 字君實南陽人趙南溪 延虎外孫号清溪監司

李端相 字幼能延安人号静觀斎進士 副學青湖号西華李行遠婿

安後説 字德雨 人 号希谷丞旨

清白録

李時白 見相臣録

洪命夏 見顯宗 相臣録

李尚真 見肅宗 相臣録

趙絅 字日章 人 号龍洲判中

趙錫胤 見上文 衡録

姜栢年 字叔久 晉山人 號雪峯 竹窓 竹福 子參賛以孝 贈領相 子鋧 鈗

柳慶昌 字善伯 人 號薇川 禮參

朴信圭 字奉卿 判書

崔寬 字而栗 人 參贊

李之馧 字 人 左尹

成以性 安汝習 昌寧人 三司府使

李后定 字定叔 人 號睡安 蓮峯 基禹孫 參知 己巳直疏

趙涑 字希溫 號滄江 直善

洪茂 字勉叔 人 號白石 大提

李泰英 卿弁 人

姜梡 字　人 府使

李世華 字君實 富平人 号瘦栢堂 判書 己巳抗疏杖流 贈領相 謚忠肅

姜世龜 字仲寶 号三休堂 公參判 鎬子 辛巳[illegible]

尹推 字子悠 号農齋南堂

拔逸錄

宋時烈 字英甫 恩津人 号尤菴 見顯宗相臣錄 謚文正 陞祀文廟

宋浚吉 字明甫 恩津人 号同春堂 清坐翁子 鄭愚伏婿 沙溪門人 遺逸 吏判 謚文正 陞祀文廟 七院 肅宗朝

朴世堂 字季肯 潘南人 号西溪 西浦 東善孫 霞石子 遺逸 判中樞 耆社 謚文簡公 書思辨錄 子泰輔

李維泰 字泰之 完山人 号草廬 嵋子 沙溪門人 遺逸 吏判

李翔 字雲擧 人 号打愚 以學行薦 吏判 參 肅宗朝 以非辜 [illegible] 全義祠

權諰 字思誠安東人號炭翁晩悔軒溥巨之子 逸右尹贈參贊孝行表公州院享以愼

許穆 字和父號眉叟老壯登後從林悌外孫文正公見圖 門人崖令 肅宗朝超拜右相三院見相臣錄

許厚 字仲卿陽川人 號 觀雪文逸齊陵令穆從兄

沈光洙 字希聖 人號魯閒 懿憲公諾子官參議

林瑋卿 字舜叔平仲 人號東里 沙溪門人逸持平左徒

金克亨 字泰叔 人號沙川朴潛冶 門人學行薦正郎贈贊成

鮮于浹 箕子後平壤人 同業以易學名

廟庭配享錄

金尚憲 左相文正公見 仁祖相臣錄

金集 字 光山沙溪 子文敬公禮判從祀文廟

宋時烈 右相文正公見上

補遺

李殷相 字長卿延安人號東里玄洲子 孝廟重試判書兩提

李相弘 字濟卿延安人東里弟號東郭姜月塘壻 孝廟朝重試刑判提學

趙世煥 字顯徵人號樹村 肅宗朝監司

李之翼 字汝暉號桂村九畹春元子 孝宗朝刑判子洞舟孫永福郡守

洪錫龜 字國寶南陽人號東湖 孝宗朝文牧有詩集

沈攸 字 青松人號梧村晴峯東龜子 孝廟朝吏議

李敏迪 字惠仲完山人號竹西白江子尹八松外孫黃芝川壻 肅宗大憲孫島祠子灝兪師命

姜裕後 字汝重晋山人號玉溪晩悟克成曾孫 孝廟朝監司

趙龜錫 字南瑞　人　藉山 師錫九號 藏六老　顯宗監司 曾孫榮國

權大載 字仲車 安東人號昆隱大集 從弟　肅宗戶判提學

郭世翼 字　玄風人號瀝溪 孝廟朝監司 平昌玄風祠

李廷夔 字一卿　人號歸川 金 仙源孫壻　肅宗朝吏參

洪柱世 字叔鎮 南陽人號靜虛堂 豐寧君 君星子　孝宗朝文郎 府有詩稿 子萬

洪柱國 字國之 南陽人號泛翁 又 竹里 柱元弟　孝廟朝參議

李壙 字　人號表翁 東川 任 门人　孝廟朝承旨 孫世謹 世璡

金宇亨 字　人號寄傲堂 藥山偉男子　孝廟朝工判

趙根 字復亨　人號損庵 文 校理 尤菴门人 孫榮福 重晦

李觀徵 字國卿　人號芹谷 華陰 昌庭孫　肅宗朝吏判 辛巳削

柳道三 字汝一人 號欽庵丞旨

李延平 字子益人號湖隱樗菴 府後同老峯壻孝宗朝參判

金尚宰 字友去人號仕隱醒翁 德誠任孝宗朝監司

金光燦 字思晦安東人清陰子號雲水居士 蔭同知以子壽恒貴贈領相

金壽增 字延之安東人號谷雲清 陰孫蔭工判子昌肅三大爺

李岱 字叔困人號傍隨窩 尤菴門人進士任歷已已棄官

李遇輝 字君晦人號 聽溪二宋門人郡守

俞彥吉 字杞溪人 號梅村進士

蔡之沔 字人號敞庵 壽之後二宋門人生

李曙 性孝人居 錦山

成晩徵 字達卿昌寧人號秋潭渾之孫疏下左卷

柳馨遠 字德夫 人號磻溪進士著隨錄論經世之務扶安院

成獻徵 字 昌寧人號潤壺奇年二十三卒

俞命賚 字弼卿杞溪人號慈教尚監役不就

李聖頎 字 人號陽村尤菴門人

金始聲 字 人號陶溪弟奉公州鄉學

韓 暐 字 清州人號鳳頭岩處士祀山齋學

洪 錫 字居叙南陽人號遯愚齋忍齋後學行司䆃

朴尚玄 字聖默 人號寓軒處士造渾天儀

閔 業 號楊湖呂與人沙溪門人左表

申碩蕃 号石源人官 追善九誌

柳公俊 人号四橋 居士判官九表

宋熙業 号盧隱礪城 尉衡孫僉正

權克中 号青霞人 洗馬孫順長

趙相愚 号時庵人姜籍楙 沙溪门人參奉子甫炳孫鳴謙